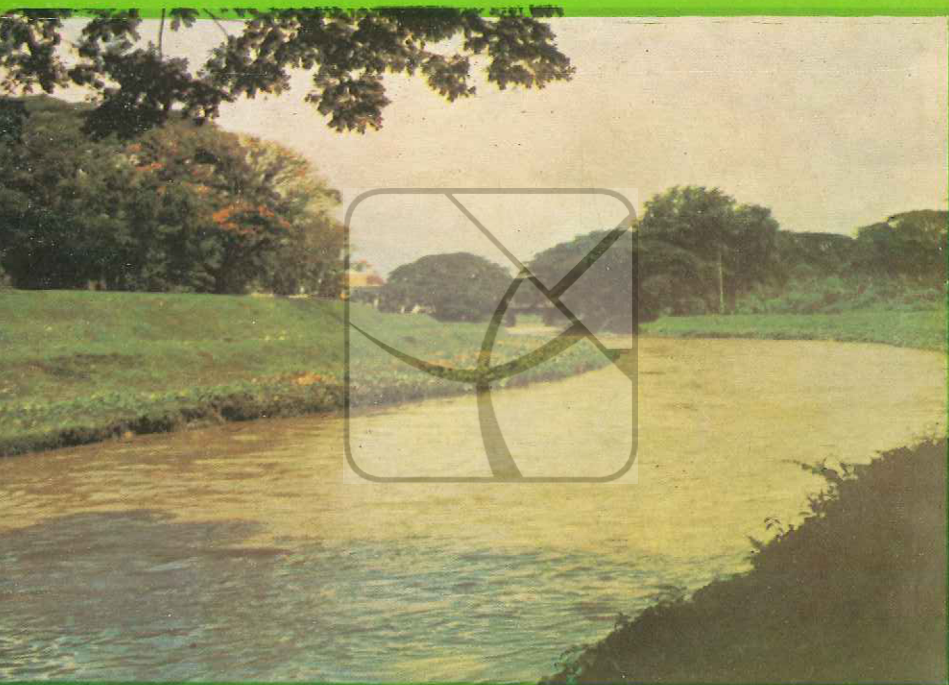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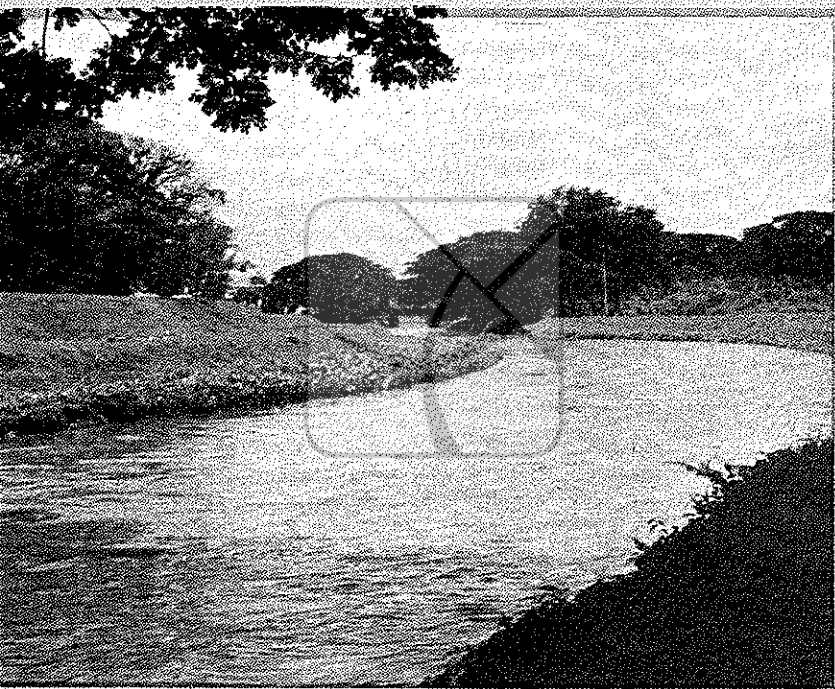


流慢慢水河打近



著 曦 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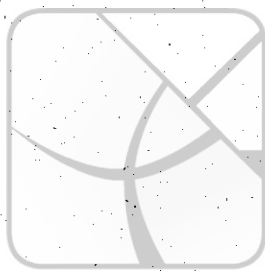
近打河水慢慢流



紫曦著

洪天賜教授捐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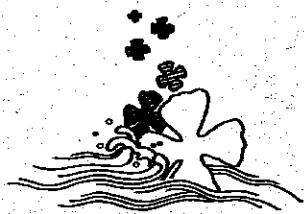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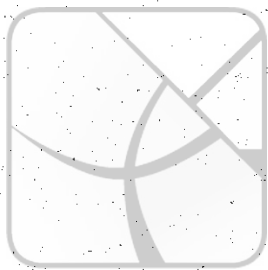
流慢慢水河打近



Anglim E
29.3.76

著曦紫

每一個人都期望尋索到幸福，其實它並非高不可攀，深不可測，它只默默地藏在你的手裏，等待你去揭發，創造……。



馬來西亞有一個很美麗的山城——怡保。

怡保的四周環繞着起伏不平的翠綠色的山巒，只要你肯起個清早，就可看見嫋嫋的白霧，迷迷茫茫地繞過山峯，掠過樹梢，匿入雲間，彷彿把你帶進一種夢幻似的飄渺的境界中。

一泓幽靜的河水橫貫在怡保的中心，那是近打河。如果不是頻頻下雨，近打河向來是慢慢地流着，流着……。

這條河把怡保分成了兩部份，河上橫着一道柏油路的橋，橋的一端是新街場，橋的另一端是舊街場，這河最美的地方是靠近辛尼華沙甘公園那一帶，河的附近有一座石岩，那是座古老的石山，名叫太上老君。峭壁飛突，蒼鬱的樹木聳入雲霄。山腳下有一間小小的印度人的廟宇。兩堤是綠茵茵的草地，堤岸上種着許多大樹，這種樹我們通常叫它做「皇家樹」。樹上長花的時候，有的是一樹蛋黃色，有的滿樹淺紫，有的樹上沾滿了粉紅色；只要輕風一吹，蛋黃色的花，淺紫色的花，粉紅色的花，都會搖搖曳曳地飄下，洒遍了路徑，飛入河中。

這兒不遠有條火車軌道，火車一過，那一陣嘟嘟嘟嘟，轟隆轟隆的車聲，更會令人緬懷過去，憧憬未來。

你有到過近打河畔嗎？你會細聽過河水潺潺的嘆息與控訴嗎？這兒蘊藏着千個萬個多姿多采的人間不平凡的故事。

近打河水慢慢地流着，流着……：流去多少人們的記憶，哀愁，悲憤，失意，仇恨，但緩緩的河水却永遠流不去人間的新希望。

一個落花時節的溫煦的早晨，遠山還凝聚着薄薄的白霧，堤岸上有一個少女，挽了一籃好重好重的菜在趕路。

她一面走着一面用手絹揩抹額上的汗珠，這籃菜實在太重了，她的家離開河畔還有一大段的路，她的確有點走不動；她喘着氣，步伐蹣跚，來到一棵淺紫色的「皇家樹」蔭下，那兒剛好有一張鐵椅，她像失去重心似的，整個人跌坐在那兒。

她還喘着氣，抹着汗，側着臉凝視着河水的流動。

她的杏圓形的眼睛，像一潭澄清的湖水，透澈，明亮，帶有一絲不可摸測的淡淡的哀愁。她鼻子挺拔，菱形角度的嘴唇掛上一抹蒙娜麗莎的神韻，她雖然長的瘦瘦纖纖，但風度却是那麼的飄逸。那張鵝蛋似的臉兒文文靜靜，帶有一種空谷幽蘭的美。

晨風把她那短短的黑髮吹得有點紊亂，風的那一股勁，把她的粉藍色的西裙撩起，她輕輕地用手按住裙角，仍然凝神地望着潺潺流動的河水，似乎在尋找什麼，回憶什麼。

這形象使人感到她是天上的一片雲，那麼美好，那麼令人深邃莫測……

這少女名字叫李若蘭，今年二十歲，是個……是個……

堤畔的不遠有一個身材魁梧，年約二十六歲的青年畫家——林谷。他粗眉大眼，一臉的傲氣帶有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他剛擺好畫具，就發現李若蘭的側影。這個屬於希臘女神似的形象是他長久以來所追尋的人。多少次，他想畫一幅河畔少女的畫像，可是好久好久他都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對象。

他那一副帶有傲氣的臉，頓然開朗起來，整個人也顯得特別緊張，他慌忙地從畫箱中取出筆，慢慢地勾畫出李若蘭的形象，他一面畫着，一面得意地微笑着。

當他把李若蘭的輪廓畫好之後，抬起頭一看，糟了，這少女竟然不見了，遠遠地只看見她的粉藍色的衣裙在晨風中飄拂着，慢慢地消逝了。

林谷感到十分懊惱，他咬了咬畫筆，癡癡地望着畫面上少女的輪廓嘆了口氣。

他從褲袋中找出一包香烟，抽起一根，燃上了火，吸着，吐着；烟圈擴大，散開，散開又擴大，煙圈似乎告訴他，明天他可能再遇見她。他雖然感到有點迷惘，但他並不絕望，一

絲期待勝利的微笑掛上他的脣角……

李若蘭挽着那一籃又大又重的菜，從左手換到右手，從右手又換回到左手，走了好一會兒總算到達了家門。

那是一棟獨立式的平房，樣式雖然略嫌古老，但從花園里的花徑竹林，噴水池，以及門前那一對神氣十足的石獅子的痕跡中，可以看出當年這個家曾經顯赫過。

「這是我的家嗎？我在這個家里是處於怎樣尷尬的地位？若不是爲了安慰年邁殘廢的奶奶，我早就離開它了。不論飛到天涯海角，憑着我的一雙手，總不致於餓死的。」李若蘭差不多每次從外面回來，一到了門前，心里總是這樣想。

「那該死的東西，不要臉的臭貨，一定是她偷的，是她偷的！」屋內傳出一陣尖厲的叫罵聲。

李若蘭的心里忐忑的跳着，她反覆地想道：「嬌嬌不會是罵我吧？今天我一早就去巴剎買菜，連她的臉都不會見過。」

她鎮定精神，伸出手去按門鈴，一個五十多歲女傭打扮的人把門打開，她瑟縮地眨眨眼向李若蘭接過菜籃，低聲說：「大風暴來啦，若蘭，你小心點。」

李若蘭的心頭頓時抖了起來，她一踏進屋內就看見嬌嬌插着腰，翻着白眼，凶神惡煞的

站在廳中。那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單看那個身影就使人心裏發寒。高大肥胖的身材，雙眼白多黑少，嘴巴濶大，正門還鑲了兩隻金牙，一張開口就閃出一道耀眼的金光。她穿了一件深紅色的「夾巴也」上衣，襯着一條紅大花的沙籠，像染滿血漬的一隻野獸，虎視眈眈地在那兒等待攫食捕捉到的弱小動物。

「阿彩，把籃子放下，讓她自己拿！」媪媪大聲吆喝道。

「媪媪。」李若蘭畏縮地叫了一聲。

「賤人！我問你，我房里抽屜中的十塊錢怎麼不見啦？噢？」媪媪一邊大聲地叫喊一邊逼近李若蘭的面前，用手指戳着她的額頭，臉色由紅轉變成藍黑色，接着拍的一聲向李若蘭的臉上擱過去喝道：「你說，你偷了我的錢花到那兒去啦？」

「媪媪，我沒偷你的錢。」

「沒偷？難道我的錢飛啦？」

「二少奶，你再找清楚一下，若蘭不會偷你的錢的。」阿彩看不過眼，壯着胆子說。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你替我滾回廚房去！」媪媪跳起來瞪着阿彩，阿彩搖搖頭，嘆了口氣又挽起菜籃。

「把菜籃放下，她是什麼身份？要你伺候她，滾進去！」

「作孽，真的作孽。」阿彩紅着眼睛，喃喃自語地走開了。

「你說不說？你這個雜種，把我的錢藏在那里？快還給我！」嬌嬌在若蘭的身上捏了一把說。

「嬌嬌，我真的沒偷你的錢。」

「沒偷我的錢？」嬌嬌像審犯人似地打量着李若蘭全身，忽然她發現她的腳上穿了一雙新拖鞋，她提高嗓門冷噤道：「喲！怪不得，原來偷錢去買拖鞋，你這不要臉的野種，看我打死你不打死你？」接着一陣劈劈拍拍的掌摑聲响徹了整間屋子。

「媽，不要打蘭姐，我知道誰偷你的錢。」一個十歲左右的男孩拐着腳，從房內蹣跚地走到嬌嬌的面前說。

「衡衡，告訴我，誰這麼大胆偷我的錢？」

「是姐姐，她昨晚偷你的錢去買榴槤吃，她還請我吃呢。」

是若燕，不會的，不會的，若燕是她的獨生女兒，是她的心肝寶貝，今年是 F O R M A 的學生，受過良好的教育，怎會偷錢？衡衡這跛子真該死，不幫母親反而誣賴自己的姐姐，嬌嬌心里越想越氣，向衡衡瞪了一眼罵道：

「衡衡，你別老幫着別人隨便誣賴姐姐。」

「是真的，媽，你不信我去叫姐姐出來對証。」

「叫你的死人鬼，跛子，你想造謠誣賴我？」一個長相和嬌嬌相似的胖女孩，拿着球拍從外面的花園走進來，她抽搐着臉上的肥肉，瞪着衡衡罵道。

「姐姐，是你昨晚告訴我你偷媽的錢去買榴槤吃的，現在你怎麼可以不承認呢？」衡衡漲紅着臉說。

「跛鬼，是你看見我偷的？哼！」若燕氣呼呼地推了推衡衡又回過頭喊道：「媽，他胡說，這種卑鄙的事，只有下賤的人才做得出。哼！」若燕邊罵邊斜睨着李若蘭。

「快把錢還我！」嬌嬌非常生氣又向李若蘭大聲吆喝道。

「嬌嬌，真的不是我，我沒偷你的錢怎還你呢？」

「沒偷？你這賤貨，你那來的錢買拖鞋？不打死你，你是不會承認的。」

又一陣劈劈拍拍的掌摑聲和低低的嗚咽聲瀰漫了整間屋子，若燕得意地吹着口哨跑進房裏去了，衡衡瑟縮地躲在牆角望着她們，這聲音傳到了屋後李太太的房裏去。

她是個七十歲的寡婦，滿頭白髮，下肢雖然已經癱瘓，但聽覺正常，這時她被外面的那陣吵雜聲所驚擾，她吃力地推動着輪椅，緩緩地來到廳中問道：

「甚麼事呀？到底發生甚麼事呀？若蘭，你過來。」李老太太看見廳中的情形，心中一

陣絞痛，她慈祥地喚着李若蘭過去。

「奶奶：：：。」李若蘭伏在李老太太的膝上抽噎，她一句話也說不出。

「我告訴你吧，你的寶貝孫女兒偷了我十塊錢去買拖鞋，去亂花。」嬸嬸大喊道。

「若蘭的拖鞋已經破了，是我昨天給錢她去買的，」她撫摸李若蘭的頭髮，「這孩子天性馴良，不會偷你的錢的。」李老太太替李若蘭辯護道。

「喲！竟然又多一個人袒護着她，這雜種沒唸過書，不知羞恥，我的錢不見了，不是她會是誰？」

「你別老欺負她，若蘭怎麼沒唸過書？她是個初中畢業生怎會不知羞恥？是你逼着她留在家裏當傭人，不准她上學的。」李老太太氣得全身發抖，雙手用力推動着輪椅逼近嬸嬸的面前問道。

「嘿！唸了那幾塊豆腐磚就說唸過書？有本事別在家里吃閒飯，到外頭賺錢啊！沒錢花，就偷啦？哼！這個家還不是靠我娘家的財產才撐得住嗎？該死的老太婆，」嬸嬸特別提高聲調，「你要好好管教你那個別人私生女的私生女。」

「你：：你：：。」李老太太氣得上氣不接下氣，臉上，身上直冒冷汗來，李若蘭急忙跑過去，一手推着輪椅，一手提着菜籃想走進後屋去。

「慢着！讓我看菜籃。」噹噹跑過去翻查菜籃，她刻薄地尖叫，「想死呀，買這些臭魚臭肉和這些不新鮮的菜，你沒聽我的吩咐到新街場的巴刹買嗎？」

「我是在新街場巴刹買的。」若蘭囁嚅地說。

「從明天起，換到舊街場的巴刹去買，蠢貨！」

李若蘭應了一聲，噙着淚，推着奶奶回到屋後去。

多少次，她想逃走，不再聽噹噹惡毒的咒罵，誣賴，鄙視，可是她不能逃避現實，如果她走了，癱瘓的奶奶有誰照顧？有誰安慰？

李若蘭的外表雖是柔柔弱弱，但她的意志是堅強的，她明白忍是心上插一把刀，她用手絹輕輕地揩抹臉上的淚痕，把奶奶推進臥房里，她俯下身溫柔地問道：「奶奶，我扶您到床上去躺躺好嗎？」

奶奶似乎從惡夢中驚醒，她怔怔地望着若蘭，這個一半像她的大兒子李俊逸，一半像白蘭的孫女兒，她是那麼的美麗，溫柔，善良。

李老太太感慨萬分地緊緊執住李若蘭雙手，順勢把她摟進自己的懷里，吻着她的頭髮，撫摸着她清秀的臉兒，愛憐地說：

「不，我不想睡。若蘭，別管奶奶，找到工作，你就趕快離開這個地獄。」

「奶奶，別爲我的事操心，這種生活，我已經習慣了。奶奶，」李若蘭親切地望着她，「我愛您，您是我至親的人，我不能走，我走了，有誰服侍您呢？」

「唉！是我拖累了你。」李老太太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奶奶，別那麼說，我是您的孫女兒，應該照顧您的。」

「若蘭，我的好孫女兒，奶奶非常珍惜你這份孝心，不過，如果有一份工作，時間不會太長，而又適合你的話，你不妨去試試。奶奶總不能一輩子把你關在這個籠子里。你年紀也不小了，奶奶希望你和外界多接觸，交到一個稱心的男孩子，你就可以付托終身了。」

「奶奶，您……。」

「聽奶奶的話，以後翻翻報紙的廣告，看看有沒有適合你的工作。若蘭，」她拍拍她的肩膀，「振作起來，到外面賺些錢回來給她瞧瞧，別讓她老輕蔑你。嗯？」

「嗯。」李若蘭輕輕地應了一聲，提起菜籃對李老太太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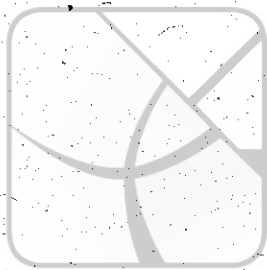
「奶奶，如果您想不到床上躺，我推您到窗前去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好嗎？我現在到廚房弄菜去，有事情，您按鈴叫我。嘍？」

李老太太點點頭。

到了窗前，她偏過頭去望着李若蘭瘦纖的背影，這個只有二十歲的女孩子，竟然這麼善

良，懂事，可是命運之神却扼殺了她少女的夢幻與歡樂。

是命運的操縱嗎？誰是命運的主宰？是她嗎；還是……？剛才那潑辣惡毒的二媳婦罵得對，該死的老太婆，該死的老太婆。



李老太太雙手按着頭，噙着淚，凝視窗外。

窗外那一株白蘭花樹，孤傲地屹立在花園中。是開花的時候了，滿樹是雪花白的蘭花，一陣晨風襲來，把樹上一些白蘭的花瓣輕輕曳曳地抖了下來，抖了下來……。

朦朧中，那熟悉的男高音似乎瀰漫在空間，似乎响彻於雲霄……。

歌聲戛然停止，李老太太的腦中掀開一幕幕的回憶：

那時唱歌的年青人只有二十五歲，他叫李俊逸，是李老太太的大兒子。

他長得英俊瀟灑，高高的身材有如玉樹臨風，一雙靈活的眼睛深邃，明亮，充滿着夢幻，熱情，希望。那一年，他剛從意大利學完聲樂回到怡保。

李老太太四十五歲那一年就守寡，靠着丈夫留下的幾個樹膠山和那一棟豪華的洋房過活，經濟雖然很充裕，但她感到憂慮和遺憾的有兩件事。

第一件，她向來不贊成大兒子李俊逸學聲樂，她只盼望他秉承父業，替她管管那幾個樹膠園。因為她覺得自己到底是個女流之輩，這種生意上的許多繁繁瑣瑣的事情，實在不是她

長久所能承擔得起的，而且那時她的雙腳常常酸痛無力，不能時時到樹膠山去巡視。可是李俊逸是個天生熱愛音樂的青年，幾經困難，他終於說服母親負笈到意大利學聲樂去了。

第二件使她感到憂慮和憤怒的事，就是次子李俊鴻並不長進，那時他雖然也有二十二歲了，可是書却唸不成功，整天只是吃，喝，嫖，賭。李老太太最初把三個樹膠園交給他，慢慢地却只剩下一個。

當時李老太太氣得不得了，李俊逸從意大利回來的第一天，她就這麼對他說：

「這次你回來可就好了，這幾年你到意大利學聲樂，我把樹膠園交給你弟弟管，誰知他這個畜生竟瞞着我，把三個樹膠園賣剩了一個。俊逸，你要重振家業，這樣才對得起你死去的父親。」

「媽，當初我到意大利學聲樂，是因為我愛好音樂，我這次回怡保要過教唱生涯，將來我還打算組織一個巡迴團到東南亞一帶去演唱；我要把歡樂的歌聲帶給人間，我要……」

「你瘋啦！」李老太太瞪着眼睛打斷他的話，接着又說：「俊逸，歌唱只能當是一種業餘的嗜好，當初我就不贊成你學聲樂的，我不許你再提什麼唱歌的事，明天你就到樹膠園去巡視巡視。」

「媽，那是用非所學呀！」李俊逸抗議說。

「人要講實際，在馬來西亞樹膠事業是很有前途的。唱歌養得活你嗎？怡保有幾個人真正要學音樂呢？何況你剛畢業又沒有名氣。如果你在管理樹膠園的業餘時候教唱歌，我並不反對。好啦，別多說了，明天我叫穆都載你到膠園去看看。」

「這個……」

「還有一件事我要問你，你在意大利這麼多年有遇見稱心的女孩子嗎？」李老太太逼視着李俊逸問道。

「媽，你不是叫我不要交外國女朋友嗎？李俊逸望着母親笑笑。

「可是我並沒有反對你交中國女朋友，難道那邊沒有中國女孩子？」

「有，有些是僑生，也有來自香港，東南亞一帶的。」

「哦？有稱心的嗎？」李老太太緊張地問。

「才不稱心呢，不是驕傲得要死，就是長得俗不可耐。」

「你……你這是什麼話，我不信個個都是這樣，」她帶着教訓的口吻，「別把條件提得太高，難道你要找個像仙子般飄逸的？你不想想你今年幾歲啦？」

「媽，我今年才二十五歲吧了，」他俏皮地對母親笑笑，「姻緣可遇不可求，慢慢來，

找到合適的，我一定告訴你。」

「我熬了這大半輩，總希望你兩兄弟能早日成家立室，好讓我抱抱孫子。」

「孫子總有得你抱的，媽，你耐心等吧。」李俊逸說完之後就拉長嗓門哩哩啦啦，依依啊啊地唱着他的所謂意大利名曲回到他的房間去了。

李老太太望着他的背影，不禁搖頭嘆息，「這孩子真有點瘋瘋顛顛，唔，讓我替他找個合適的吧。」

此後李家可熱鬧極了，每隔三，四天媒婆八姑就帶了一些環肥燕瘦，各式各樣的女孩子到來介紹給李俊逸認識，但都統統給他轟走了。

那時怡保有一個大鑛家，名字叫做劉宏偉。劉宏偉有一個獨生女兒劉小燕，她和李家是世交，很想攀上這門親事。李老太太也覺得他們門當戶對，所以她常在李俊逸面前提起劉小燕。

小燕，小燕，這名字好飄逸，該是隻輕盈可愛的小燕子吧？於是李俊逸自動要求母親介紹給他認識。

劉小燕終於出現了，圓圓的臉閃爍着油光，大水桶似的身型，一雙眼睛又腫又小，兩道濃眉襯托在微凸的額下，一聲笑語，一句說話，像陣陣狂風摧毀羣山，樹林……

李俊逸嚇呆了，他心中喃喃自語：「好一隻龐大惡毒的鷹呀！」

劉小燕第一眼瞟見李俊逸就被他英俊的外型和瀟灑的風度迷住了，她向父親撒嬌道：

「爸，這男孩子好英俊呀，我從來就沒有見過有這麼好風度的男人，爸，我……嘻嘻……」

「哦？」劉宏偉凝視女兒，似乎看透她的心事，他拍拍胸膛笑道：「你愛上他？哈哈……」

……放心，這事包在爸身上。」

此後，劉小燕天天上李家來玩。

她懂得諂媚，巴結，再加上她是當地大鑛家的獨生女兒，將來擁有全部財產的繼承權，而那時李家也家道衰落，所以李太太希望李俊逸能和劉小燕結婚。

李俊逸本來對於管理樹膠園是沒有興趣的，但是他爲了逃避劉小燕的糾纏，所以他天天自動叫車夫穆都載他上樹膠園去。

晚上回到家吃完飯之後，他總喜歡到他家附近的近打河畔去蹓躑。

他曾在河畔徘徊，嘆息，感慨萬千，低聲歌唱；因爲他做自己不喜歡做的工作，而他刊登在報上招收學生學聲樂的廣告也沒有一個人反應。

他很懊惱，心里想，音樂是人生最美妙的語言，爲什麼這美麗的山城却沒有一個人喜歡

它？

有一晚，他從河畔回到家里，一踏進廳內就看見母親和劉小燕在商量些什麼。

李太太看見李俊逸回來就高興地挽着劉小燕的手對他說：

「俊逸啊，這回有人向你學聲樂啦。」

「哦？有人覆信？」李俊逸雙眼一亮。

「不，是小燕想學。」

「是呀，俊逸哥，我這個人是最喜歡唱歌的，你教我好嗎？」劉小燕嗲聲嗲氣地瞞着他

「這個……我……。」李俊逸全身起了疙瘩，唯唯喏喏，正想拒絕她的時候，劉小燕竟然跑到他的身旁搖撼着他的手說：

「教我嘛，現在就開始，啊？」

「是呀，俊逸，你就教教小燕吧。」李太太也帮着說。

李俊逸無可奈何，只好硬着頭皮開始教劉小燕吊嗓子。

劉小燕的聲音粗大尖銳，無論他怎樣糾正，她總沒法子學好。

這晚，劉小燕高興極了，可是李俊逸却感到心煩，意亂，因為劉小燕告訴他，此後每天

晚上將會到李家學聲樂。

果然，此後劉小燕真的每天晚上都來纏着李俊逸教他唱歌。她常常有意無意地挨近李俊逸的身旁，眯着她那雙又腫又小的眼睛，顫動着身上的肥肉，直向他撒嬌。

這些迷魂湯，李俊逸可真受不了。有一晚，劉小燕走了之後，他嘆口氣想：「我一定要想個辦法避開那隻肥豬。」

他搓着雙手，踱着方步，忽然他靈機一動叫道：「有了。」

他興高采烈地走到李太太的房前，輕輕地敲門。

「誰呀？」李太太一面打着呵欠一面問。

「媽，是我，快開門，我有事和你商量。」李俊逸應道。

李老太太把門打開，用責怪的眼光望着他：「什麼事這麼緊張？明天說不可以嗎？」

「不行，媽，我要現在告訴你，我已決定了。」

「嘎？你已決定啦？」李老太太高興起來。

「是的，我覺得在我未發展我自己的歌唱事業前，我一定要好好整頓父親遺留下來的事業，所以我決定明天早上搬到樹膠園的宿舍住。」

「你說什麼？我還以為你要告訴我你已決定和小燕結婚呢。」

「媽，你有沒有考慮清楚，像小燕那副長相，那種脾性的人，總不會是個賢妻良母，而且你不是要我重振父親的事業嗎？搬到樹膠園的宿舍去住，我可以專心照料那兒的事。」

「你別老以貌取人，女人發福是旺夫多子相，況且小燕又是本地大鑛家劉宏偉的獨生女兒，只要你娶了她，我們家的聲譽就會重振起來。那天劉先生也和我談過，他有意把小燕許配給你，你還打什麼念頭，要到宿舍去住？我可不贊成。」李老太太嘮嘮叨叨地責怪李俊逸。

「媽，我不是那種專靠女人吃軟飯的人，而且我壓根兒就討厭小燕。你既然要我重振家業，我認爲最妥切的辦法就是讓我搬到樹膠園的宿舍去住。媽，我決定明天早上搬去，不過週末我會回來看你的。」

李俊逸的個性是耿直的，意志是堅強的，向來他自己決定好的事情，是沒有人能推翻他的。

李老太太心裏雖然一萬個不願意，可是他却沒辦法改變兒子的決定。

第二天早上，李俊逸挽了個皮篋，叫車夫穆都載他到樹膠園的宿舍去。安頓好行李，李俊逸走進樹膠園。

早晨，樹膠園的空氣很新鮮，膠樹的葉子經過了夜露的滋潤，顯得更加青蔥可愛。

膠工們有的在全神貫注地割膠，有的拿着膠桶忙着盛裝膠汁，有的到薰房去工作……

……

沿着樹膠園，再走了一段，李俊逸忽然怔住了。他聽到一陣清脆的歌聲，飄過空間，掠過雲際……

當遠山還是朦朧一片，

大地仍在酣睡中，

勤勞的膠工們，

冒着冷峻的寒風，

拿着膠刀，提着膠桶，

用心地在橡膠樹身上，

慢慢地一棵棵割割，

一滴乳白的膠汁，

一滴辛酸的血汗。

風啊風，

請把凝聚的烏雲，

輕輕的吹散，

莫叫雨點洒在橡膠林。

誰了解割膠工人的艱苦？

誰知道膠工生涯的苦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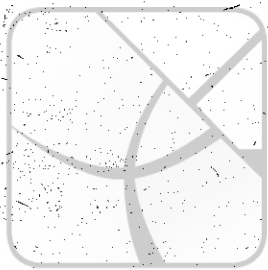
辛勤的膠工都熱愛勞動，

他們默默地工作，

靜靜給

世界帶來進步與繁榮。

歌聲停止，李俊逸從迷惘中驚醒過來。他從意大利回來之後，第一次聽到音色這般渾圓



美好的歌聲，他由衷地拍掌稱讚道：

「好，唱得非常非常的好！」

帶着疑惑的眼光，回頭凝望着他的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割膠女孩，她穿了一身純白色的衣裙，粉紅色的頭巾中裹着一個蘋果似的臉，紅潤光滑，杏圓型的眼睛神秘而帶點憂鬱，她的唇角有意無意地微微一顫，那一抹屬於蒙娜麗莎的微笑，把李俊逸懾住了。他走前一些好奇地問：

「姑娘，你會學過唱歌？」

「：：：：：：：：：。」

她沒有回答，嬌羞地拿了膠刀轉身就走。

「噯，慢着，別走呀，我有話問你。」

她仍然不理他，加快腳步向前走。

不知怎的，前面有一條樹根竟把她絆倒了，膠刀剛好插進她的小腿中，鮮紅的血一滴一滴的滲出來，她想掙扎爬起，但受傷的小腿却不受她指使，她哎喲了一聲又倒下去了。

李俊逸吃驚地跑前去，扶住她，從褲袋中掏出一條乾淨的手帕替她包紮傷口。

「謝謝你。」她終於開口了，那兩排牙齒潔白似雪，顆顆晶瑩得像貝殼般的可愛。

「我扶你回去。」

她羞赧地望着他，「不，我能自己走。」她剛移動腳步，又再絆倒了。

「別逞強，你住那兒？我扶你回去吧。」

她不敢正眼看他，臉頰羞澀通紅，用手指向膠林的遠處，他扶着她慢慢地走，好奇地問

「你很喜歡唱歌？」

「嗯。」她仍然不敢正眼望他。

「誰教你？」

「沒有人，我自己隨便唱的。」

「你叫什麼名字？」

「白蘭。」

「姓？」

「沒有。」她幽幽地說。

「人怎麼會沒有姓呢？」他怔怔地望着她。

他的臉兒浮上一抹沉痛的憂鬱，李俊逸的第六感似乎告訴他，別問，這也許是人家的隱

痛。

「我叫……。」他還沒介紹自己就被白蘭打岔。

「李俊逸經理，一個剛從意大利學聲樂回來的歌唱家。」她的眸子閃爍出一絲仰慕的光芒。

「你怎知道？」李俊逸楞楞地。

「全樹膠園裏的工友都知道，我是你們膠園裏的膠工，怎會例外？」白蘭從他的肩上緩緩地抽回她的手，「謝謝你，李經理。」她用手指指前面一間小小的亞答屋，「這是我的家。」

屋子的左邊是一條小溪流，右面種着一棵高大的白蘭花樹。正是開花的時候，滿樹是雪花白的蘭花，陣陣花香撲鼻，地上是些枯萎的橡樹葉，葉子上鋪滿了飄落的白蘭花瓣，四周的環境幽靜而帶有點陰森。

「你的父母也在這兒？」李俊逸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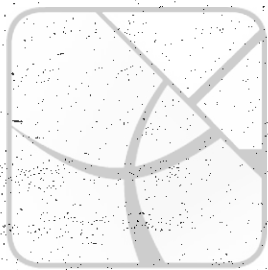
白蘭的臉抽搐了一下，她的眼神是那麼地哀傷，她搖搖頭低聲地說：

「我家只有一個盲眼的外婆。」

「白蘭，白蘭……是你回來嗎？怎麼今天這樣早呢？」一個年近古稀的盲眼老太婆

，扶着拐杖蹣跚地走出來。她停了一會兒又問：「白蘭，是誰和你在一起啊？」

「沒……有阿，婆婆。」白蘭的臉色一陣蒼白，她揮揮手示意李俊逸，叫他走開。



四

夜幕低垂，膠林是一片寂靜，早起的膠工都習慣早睡。風很清涼，橡樹葉子沙沙地婆娑起舞，星星從葉隙間射出微弱的銀光，夜蟲低低地鳴唱，好美的膠林夜。

李俊逸步出了宿舍，在膠園漫步，不知什麼驅使，他走進了膠林的盡頭，驀地他看見白蘭樹下站着一個修長的白色影子。

「白蘭。」他輕喚了一聲。

「噢！」白蘭驚愕地抬起頭，「是你，李經理」

「你的傷口還痛嗎？」李俊逸關心地問。

「謝謝你。」白蘭搖搖頭。

「白蘭，」他凝視她，「你的歌聲潛伏着天賦的音色美，如果你肯學習，一定會更進步的，你想學習聲樂嗎？」

白蘭睜大着疑惑的雙眼，烏黑的眼珠像黑夜裏閃爍的星星，那道光芒似乎把李俊逸融化了，她顫動着嘴唇慢慢地吐出：

「你……肯教……我嗎？」

李俊逸點點頭。

此後白蘭瞞着外祖母，偷偷地約了李俊逸到膠林深處的溪水源頭邊去學唱歌。

歌聲給他們帶來歡樂，慢慢地也給他們帶來了愛情。

有一天，李俊逸喜氣洋洋地跑回家去對李老太太說：「媽，我找到了，終於找到了。」

「你找到什麼？李老太太不明地看住他。」

「一個飄逸美好的女孩子。」

「你不想和小燕結婚？你不挽救衰落的家道？」李老太太臉色發白，她抖着聲音問。

「媽，婚姻不是買賣，我決定和白蘭結婚。」

「白蘭？」李老太太沉吟了一會兒，「這名字好熟，她是誰？」

「媽，你先別問，明天我帶她來給你看。」

第二天，李俊逸果然把白蘭帶回家裏，李老太太看見她，不禁驚叫道：

「是她？不行，俊逸，無論如何我都不會答應你娶她。」

「媽，白蘭有什麼不好？她美麗，純潔，溫柔，聰明又能幹……」李俊逸焦急

地說了一大堆。

「你知道她姓什麼？」

「姓什麼與結婚有什麼關係？只要我們是真誠相愛不就行了嗎？」

「哼！膠園裏那個人不知道她是個來歷不明的野種？她的母親是個下賤的女人，勾引別人的丈夫，有了身孕，沒人肯認這筆賬，結果由於醜於見人，生下了她，」李老太太指着白蘭，「就在膠園的白蘭樹下吊死了。」李老太太說完之後狠狠地瞪着白蘭。

白蘭的自尊心受到嚴重的傷害，她掩着臉，哭着奪門而出，奔到花園：

「白蘭，白蘭：：：：：。」李俊逸倉惶地跟着追去，捉住她的手說：

「白蘭，聽我說，不管母親怎樣反對，別人怎樣批評，我仍然愛你，要和你結婚。」

「放開我，我是個來歷不明的野種！」白蘭掙開他的手再向前面奔跑。

「白蘭，白蘭：：。」李俊逸又追過去，捉住她的手，把她擁進懷裏溫柔地說：「白蘭，抬起頭來看着我，我愛的是一個美好的你，你的身世，遭遇，與我對你的愛無關，答應我，和我結婚。」

「不！」白蘭推開他向後退了一步說：「當初你愛我，並不知道我有一個骯髒的身世，我是野種，不配你愛！」

「白蘭，你的身世其實我早已知道，膠園裏的人曾經告訴過我。我不在乎這些。白蘭，

聽我說，我是真心愛你的。」李俊逸又跑過去執住她的手說。

「別在這兒演戲了，白蘭，你馬上滾！俊逸，快進來！」李老太太跑出花園，看到這種情形，氣得跺着腳喊道。

「不，我愛白蘭，我要和她結婚！」李俊逸大聲回答母親。

「我絕不答應！」李老太太大聲咆哮。

「白蘭，我們走。」李俊逸堅毅地擁着白蘭走了。

到了膠園，李俊逸護送白蘭回家，當白蘭告訴外祖母要和膠園的經理李俊逸結婚時，老人家氣得全身顫抖，她用手杖重重地擊在地上大怒道：

「不行，白蘭，無論如何我都不會答應你和有錢人家的子弟結婚的。你別忘了，你媽從前就是被膠園的經理害死的。」

「阿婆，請你不要生氣，我是真心愛白蘭的。」李俊逸誠懇地說。

「我絕不答應！」她沙啞着聲音，「從前那個魔鬼引誘白蘭的媽時，也是這樣對我說。

「她再用手杖擊着地上，」你們這些有錢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你給我滾！」老人家眼睛瞎了，她雖然看不見李俊逸，但却用手杖朝向發音的地方擊去。

「阿婆，請您別這樣，我們是真誠相愛的。」白蘭趕快跑過去執住外祖母的手杖嗚咽道

「我絕不答應！」外祖母斬釘截鐵重重地再說一遍。

誰能把兩顆真誠相愛的心分開呢？李俊逸不顧母親的反對，白蘭也不受外祖母的阻撓，他們終於結婚了。沒有儀式，沒有鋪張，更沒擺筵席，他們只在一張結婚証書上簽了名。

李老太太氣得暴跳如雷，但米已成炊，她還有甚麼話可說？白蘭的外祖母在傷心氣憤下，不久也去世了。

劉小燕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天天瘋瘋顛顛地，不管坐着，走着，躺着，睡夢中都喊着李俊逸的名字。

劉宏偉心痛得不得了，後來不知怎的神驅鬼遣，貪錢慕財的李俊逸的弟弟李俊鴻竟然和劉小燕結婚了。

過了好些時日，李老太太的氣稍微平了些，她心裏非常惦念大兒子，終於她叫他們搬回家來居住。

白蘭進入李家，克盡婦道，侍家姑至孝，可是她仍然不能得到李老太太的歡心。加上劉小燕的從中破壞和挑撥離間，以及兩件他們認為不吉利的事發生，使到李老太太更加痛恨白蘭。

第一件事是李老太太那雙本已患上嚴重風濕病的腳，竟在白蘭入門後癱瘓了。

第二件不吉利的事就是白蘭第一胎就生下個女嬰。

李俊逸在事業上並不得意，因為他的志趣是過歌唱生涯，對樹膠園的管理根本提不起勁，所以生意一蹶不起。在家裏，他還要常受弟弟李俊鴻的氣和劉小燕的奚落。

他幾次三番想帶白蘭和孩子離開李家，到外面去另創一番屬於自己興趣的事業，可是現實的環境並不如他想像得那麼美好。

一年後，李俊逸得到朋友的推荐，被菲律賓賓一間音專聘請去當教授。他打算一個人先赴菲律賓，安頓好一切之後才回來接白蘭母女過去，誰知他搭的那架飛機竟在途中失事了……

白蘭得到這噩耗後，哭得死去活來。李老太太罵白蘭，咒白蘭，打白蘭，說她是掃帚星，害人精，責怪她把一切的厄運都帶來給李家。

當初，李老太太想驅逐白蘭離開家門，但是想到自己雙腳癱瘓，傭人的服侍不及白蘭的週到，所以勉強把她留下來。

爲了孩子——李若蘭，白蘭在李家忍氣吞聲，委屈求全。在李老太太的頤使氣指中和劉小燕的跋扈罵張下，白蘭的健康一天不如一天。雖然如此，她還強自振作精神爲李家操勞，

小心耿耿的服侍李老太太，像一根勁草在秋風中抖擻……

長期的鬱悒和過度的操勞，白蘭終於患上肺病了。李家的人不但不同情她，甚至連一分醫藥費也不給她。在李若蘭四歲那年，白蘭終於油盡燈枯，含恨地離開人間了。

當時除了傭人阿彩和李若蘭傷心痛哭外，李家沒有一個人為她的逝世而難過。

當年李俊鴻所以會和劉小燕結婚是由於看在他父親龐大的家產份上。

李俊鴻本來就是個揮霍無度，嫖，賭，飲，吹的花花公子，當初他處處遷就劉小燕，假情假義的呵護她，無非是想從她的手上把劉家那份豐厚的家產攫奪過來。李俊鴻費盡心機終於達到目的了。劉宏偉雙腳伸直，劉小燕把父親遺留下來的財產交由丈夫掌管。李俊鴻大權在手，至此原形畢露。日夜笙歌，過其荒淫揮霍的生活了。劉小燕氣得不得了，天天在李老太太的面前大吵大鬧，李老太太竭力勸諫自己的兒子回頭是岸，但是李俊鴻却把母親的話當作耳邊風。

劉小燕在絕望之餘，性情更加跋扈驕張，致使她的女兒李若燕後來變成飛女，兒子衡衡因為患上小兒麻痺症時得不到適當的照顧而變成跛子。

歲月似水一般的流去，李若蘭在嬉嬉的打罵聲中長大，李老太太也在痛苦的日子渡過。「是的，我是該死的老太婆，該死的老太婆，我害死有抱負的俊逸，逼死柔順的白蘭。」

李老太太從痛苦的回憶中驚醒過來。這時她感到的不但是雙腳癱瘓，連思想也麻木了。人，一念之差，鑄成大錯，造成惡果，真是一生後悔莫及。



五

林谷回到畫室，把畫具放好，打開那張河畔少女的素描來鑑賞。他側着臉，左看一下，右看一下，覺得這少女美得有點像希臘女神。他想這幅畫如果畫好，應該是一張最有靈氣的藝術品，可是這少女却在他全神貫注作畫的時候失去了踪影。

他劃了根火柴，點上一支煙，重重地吸了一口，吐出烟圈，這該怎麼辦呢？他的思想像烟霧般紊亂。對了，明天再到近河畔去等她，也許她還會從那兒經過。

一天過去了，林谷等不到他的希臘女神，兩天過去了，那少女也沒出現，三天，四天：
：：：一個星期，兩個星期：：：希臘女神仍然不見芳踪。

原來這些日子，李若蘭被苛刻的嬉嬉指使到舊街場的巴剎去買菜，所以她一直沒有在近
打河畔走過。

林谷失望之餘，只有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徵聘畫像模特兒，他希望能從應徵的少女中，挑到一個類似他那天遇到的形象來完成他那幅河畔少女的畫像。

來應徵的少女有好幾個，可是她們都不屬於那一型。

李若蘭受到嬌嬌的奚落，經過祖母的鼓勵，她決定在外找一份工作。她到過好多機關，不是嫌她學歷不夠，就是工作時間太長，對她不很適宜。

這天，她又翻閱報紙，看到林谷徵聘模特兒的廣告。她按照地址去詢問，到了畫室前，她在門扉上輕輕地叩着。

「進來。」一個漫不經心的聲音應道。

那纖巧的身材，配襯着熟悉的粉藍色的衣裙，短短的黑髮，杏圓的眼睛又黑又亮，帶有一絲不可摸測的淡淡的哀愁。希臘女神的鼻子，菱形角度的嘴唇掛着一抹蒙娜麗莎的微笑，不就是她嗎？那個河畔偶遇的少女。林谷驚喜若狂地怔怔地望住她。

「請問你這兒是要聘請畫室模特兒嗎？我是來應徵的。」林谷的神態使她感到忸怩不安，她羞澀地小聲問說。

「是的，」林谷如夢初醒，擺擺手，指着沙發說：「請坐。」

林谷帶着藝術家的眼光，審美者的態度，打量着她，李若蘭低垂着臉。他似乎覺察到自己的失禮，欠欠身子問道：

「你貴姓芳名？」

「李若蘭。」她小心翼翼地回答。

「我叫林谷，這次刊登廣告是想找一個與我一幅未完成的畫像相似的模特兒。」他指着里面的一個畫架，對她說：「來，我帶你看一樣東西。」

林谷掀開畫架上的布，畫面上的少女的輪廓和服飾跟眼前李若蘭的樣貌衣飾完全一樣，李若蘭吃驚地問：

「這幅畫是誰？」

「本月三號，星期日的早上八時，你是不是挽着菜籃從近打河畔走過？」

李若蘭沉思了一會兒，點點頭說：「是的，那天因為菜籃太重，我經過河畔就在一張椅子上坐下歇歇腳。」

「這麼說，畫中的少女準是你囉，當時我發覺了你，立刻開始作畫，可是完成了素描，你却失去了踪影。我會到河畔等過好些時日，可是不見你再出現。」林谷笑笑，「所以我只好登廣告找一個和你相似的人來完成這幅畫，三天過去了，來應徵的人，沒有一個合適，想不到今天畫中人竟來了。」

李若蘭靜靜地聆聽着，唇邊不時露出她那一抹吸引人的微笑。

「我們現在開始工作好嗎？」

李若蘭點點頭。

林谷替她擺好了姿勢，開始作畫。

李若蘭的神韻是那麽迷人，她的雙眸射發出奇異的光彩，這眼神使林谷的心湖盪漾，他的心裏起了一陣漣漪，他是個唯美主義的藝術家，他覺得盧雲瑩不能和她相比，雖然她爲了盧雲瑩而放棄了程夢竹，現在他又打算爲了李若蘭放棄盧雲瑩。

愛情在他的眼中算是什麼呢？他一貫的作風是發覺一個更美好的就將一個美好的放棄。他常常自我解嘲，他是個藝術家，他愛美的東西，追求美的意境，那算是什麼罪過？林谷聚神地畫着，想着，他要展開另一次的戰術了。

他拖延時間，畫着，望進她清澈的雙眸，李若蘭的臉緋紅起來，她感到害臊，不習慣。他擱下筆，溫柔地說：「今天我們的工作就到此結束，你累了吧？來，我們喝杯凍咖啡。」

他說完了就逕自走近冰箱，拉開了門，倒了兩杯咖啡，舉了舉杯子：

「若蘭，我們坐下來談談。」

李若蘭一向生活在一個小圈子裏，她很少和外界接觸，更何況單獨和一個陌生的男人坐在一起喝茶，她感到很忸怩。林谷放下玻璃杯，拉開椅子，大方地過去輕摟着她過來。

李若蘭感到很窘，她的臉色更加緋紅。

「你沒出來做過事？」

李若蘭不好意思地搖搖頭。

「你很文靜，在家必定是個聽話的孩子？你的父母好寵你？」他像欣賞一件藝術品似地怔怔地望着她。

李若蘭的眼圈潤濕，低聲地回答：「我的父母已經去世了。」

他震懾住了，沒想到這話會傷了他心目中的女神，他帶點歉意，端起玻璃杯笑笑地說：

「來，先喝杯咖啡，我開唱片給你聽。」

「不，我要回家。」

「我送你。」

「謝謝，不必麻煩了，我習慣走路。」

「噯，別客氣，我也要去買點東西，順路的，來，我們一起走。」林谷說着，伴着李若蘭走出屋外，登上他那輛新買的馬賽地大汽車，發動馬力開跑。

李若蘭心里感到很不一習慣，他從來沒有見過世面，心想，這也許是新時代，所以這個畫家待她這般的熱心。

「若蘭。」他親切地喊着。

「嗯？」

「別把我當僱主，我們交個朋友好不好？」他轉動着駕駛盤，側着臉看她。

「……」她有點受寵若驚。

「叫我林谷，我是學藝術的，喜歡交坦率的朋友。」他一面繼續駕車一面好奇地問，「可以告訴我一些你的家庭狀況嗎？」

李若蘭感到有點爲難，一時不知怎樣回答才好，林谷看穿她的心事，溫柔地說：

「畫家替人畫像，有時須了解畫中人的感情，處境。畫出的畫才有靈性。」

李若蘭的思想是幼稚而純潔的，她聽了林谷的話，就把自己的遭遇告訴他。林谷靜靜地聆聽着，他不是真的想知道李若蘭的心情與處境，而這是一向獵艷的作風，先調查清楚對方的來龍去脈，他才知道如何下手。

他聽了李若蘭的故事之後，不但沒有一絲感動，反而暗忖，這女孩子處境苦難，必定容易上鉤，他知道以後該怎樣對付這條小魚兒了。他裝出無限同情的笑容安慰她道：

「若蘭，請原諒我問起你的傷心事，別難過，以後有什麼困難請告訴我，我一定樂意幫助你的。」

「謝謝你，林谷。」李若蘭雙眸凝聚了淚水。

李若蘭看見快到家門的時候，就叫林谷停車，向他道謝後就慢慢走回家去。

林谷的那幅河邊少女的畫像，經過了一個短時間終於在這天完成了。

他喜孜孜帶有幾份傲氣，端詳他那幅傑作，他覺得它實在具有靈性，尤其唇邊那一抹神秘的微笑，真可和蒙娜麗莎的笑容媲美。

這段日子他和李若蘭相處，發覺到她的內心更加完美，這個屬於蒙娜麗莎形象的善良女孩，正是他夢寐以求的。林谷當初只是把她當作是以往的獵艷對象，但經過一段日子，不知怎的，他深深愛上她了，雖然他每次愛上一個新對象都會付出一些感情，但卻沒有這次的深摯。

林谷曾經愛過許多美麗的女孩子，也拋棄過許多女孩子，他從來沒有感到一絲歉意，也許正如他爲自己所辯的，愛得不够深切之故。

李若蘭在他的心目中，是一個理想的對象。她的外表是那麼飄逸脫俗，內心是那麼的純潔，身世是那麼的可憐……他絕對不能失去她，而他却願爲她放棄他的一個包袱，他現在還不是時機，對於這種事，他向來處理得很好，不需要讓李若蘭知道。

「咳……。」李若蘭移動了一下，輕咳了一聲，林谷從沉思中驚醒過來。他急忙跑前去扶起她，抱歉地說：

「真對不起，我竟忘記請你起來，因為我被你那幅畫像深深地吸引住。」

她站起來，凝望着自己的畫像，心裏感到興奮也感到悲哀。

興奮的是她總算能夠第一次賺錢了，因為林谷曾經告訴她，畫完成後他會送給她兩百元

的酬勞。

兩百元，這疊大數目的鈔票，她看也沒有看過，雖然她是生長在富貴之家，然而這個家並不屬於她。她不貪錢，但這畢竟是她第一次賺到的薪水，她想她一定要買許多東西來孝敬奶奶一番，還有，她打算用一些錢去修飾母親那個經年被野草掩蓋着的荒塚，想到母親，她感到一陣心酸，眼睛裏聚滿了淚水。

悲哀的是，從此她要結束這兒的工作了。因為林谷所聘請的只是一個河畔少女的模特兒，現在畫像已經完成，她想除了林谷這種短時間的畫室工作適合她的處境外，其他地方那有請幾個鐘頭的職員呢？

「來，我們喝杯酒，慶祝我們合作的成功。」林谷調了兩杯薄荷酒，遞給李若蘭。

「謝謝你，我不會喝酒。」

「若蘭，」他怔怔地望着她，「你怎麼哭啦？」

「沒……有，你的畫已完成，我感到太高興了。」李若蘭掩飾着。

「別騙我，你的眼睛已告訴我你有疑慮。困難，嗯？」他靠近她，溫柔地說着，把酒杯遞給她。

「來，我們喝杯酒，一來慶祝畫像完成，二來，」他自嘲地笑笑，「解除你的煩惱。」李若蘭怔怔地望着他，把酒杯接過來，喝了一口，她的臉頰馬上緋紅起來，像一朵盛開的玫瑰花在霏霏雨絲中怒放。

林谷深邃的眼睛望進李若蘭那兩潭清徹像湖水般的靈魂的窗子裏，慢慢地，他湊過去，湊過去，李若蘭的心忐忑地跳動，她感到有點迷惘，廿年來，她不會嘗過愛的滋味，像林谷那麼有地位，有成就，又那麼英俊瀟灑，她能抵擋他嗎？這些苦難的日子實在足夠了，她的確需要一個愛她的人，當林谷的唇快逼近她的唇上時，她忽然冷靜起來，她心裏喊道：

「不，我不能那麼隨便，我還不會徹底的了解他。」她轉過身體走到窗邊，深深地吸一口氣。

林谷覺得有點愕然，他走過去，扳過李若蘭的身子，深情地望着她。

「你不喜歡我？」

「我們認識的日子還淺，彼此不夠了解。」李若蘭有點歉意。

「也好，我們繼續相處下去，等到你了解我的時候，我就向你求婚。」林谷笑笑地從褲袋裏抽出一根烟，燃上了吸着：吸着：烟圈像一層霧，迷迷糊糊地彷彿告訴他，像李若蘭這一型的女孩子，不可和他過去的女人相比，追求她必定要有耐心，絕對不能操之過急。

「林谷，」她羞怯地叫了一聲，「你的畫已經完成了，我的工作也告一斷落，你能不能代我留意一下，看有甚麼短時間的工作適合我做？」

「你不提我倒忘了，」說着他從褲袋的荷包裏掏出一疊鈔票，遞給李若蘭說：

「這是你的薪酬。」

「怎麼多出一百元？」李若蘭疑惑地望着他。

「一百元是我送給你的貼士。」

「當模特兒也有貼士？」她睜大眼睛問。

「你是例外。」他笑笑。

「這不好，我收你的酬勞已感滿足了，這一百元還給你。」李若蘭說着把多出的一百元遞回給林谷。

「噯，你怎麼這樣見外？多一點錢在身邊，可做一些服裝，因為我還需要你做我的模特

兒。」

「你不是畫好我的像了嗎？」李若蘭不明地望着他。

「一個畫家需要畫的畫實在太多了，一個模特兒可以改變成幾種形象讓畫家去畫。對了，若蘭，把這一百元拿去做一套白色的密實裙吧，我打算畫一幅夕陽下之女神。現在我陪你去買衣料，量了身，我請你吃晚飯。」

「這：不大好，我還得趕回家去幫助彩姐做飯的，要不然，我的嬌嬌一定會大罵我一頓。」李若蘭爲難地說。

「有工人還要折磨你，別怕，等下我送你回家。」

林谷說完便擁着李若蘭到當地一間最大的百貨公司去幫她挑了一些法國的白色「禮士」後，又帶她到裁縫店去量身。

從裁縫店出來，林谷立刻駕車載她到一間設備完善的第一流的餐館去共進晚餐。

這餐館的情調非常優美，燈飾富有藝術韻味，唱機上柔柔地播出小提琴的樂曲，是那麼地扣人心弦。整個空間瀰漫着羅曼蒂克的氣氛。

林谷點了許多菜，有蟹黃魚翅，貴妃雞，冬菇炒鮑魚，鐵板鹿肉，炒雜菜，燕窩燉鷄。菜餚一道一道的送上，李若蘭由於處境的關係，二十年來她從來沒有嚐過這樣的食物，

她不是個貪吃和愛慕虛榮的女孩子，不過她覺得和林谷在一起所遇到的許多新奇的東西使她感到非常興奮。尤其是鐵板炙鹿肉送上來的時候，侍者在她身旁現場炙烤，嗤的一聲，鹿肉在鐵板上，出熊熊的火光，實在具有原始的風味。李若蘭彷彿看見林谷和她在山林里遨遊，忽然發現一隻梅花鹿。林谷把牠捉來，宰了之後在地上堆了些樹枝，點上火親手燒烤給她吃，她覺得幸福無比。奶奶幾次三番告訴她，找到合適的對象就結婚吧，奶奶不能一輩子陪着，她也不能一生在嬉嬉的譏笑，咒罵中過日子。在那個家，她扮演的角色已夠淒涼了，她是個孤苦無依的女孩子，她需要一個真正愛她的人，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家。

她知道林谷已愛上她，而她是否也愛上林谷？她不知道，她不曉得愛情到底是甚麼，只是她覺得在和林谷短短的相處中，他表現得很好，對她又溫柔體貼，她的心理不免有點春心蕩漾，真的，既然自己考慮林谷可以付托終身，爲甚麼不問問他的家庭狀況呢？

「趁熱吃吧，這鐵板鹿肉是這間酒館的招牌菜。」林谷夾了一塊鹿肉給她。

「啊，謝謝你。」李若蘭從沉思中恢復過來。

「你在想甚麼？」他深情地望着她，伸出自己那雙大而有力的手蓋住她擺在桌上那隻纖小的手。他感到她的手有點冰冷，顫抖。

「林谷，告訴我你的家庭狀況好嗎？」她好奇地問。

「我：：。」他心里一顫，接着他強作鎮定說：「我爸爸是怡保的一位鑲家，四年前逝世了，我是他的獨生兒子，接管了他全部的財產，包括他開設的一間咖啡座和幾間商店，由於我是學藝術的，對這些，」他聳聳肩，「不大感興趣。不過沒法，上午我仍是個商僉，下午我就到我的畫室畫畫，滿意了吧？」林谷望着她笑笑。

「你媽呢？」

「去年改嫁了，現在她住在香港。」他做出個無可奈何的表情。

「你一個人住？」

「我：：。」他有點口吃，「嗯。」

他不停地夾菜夾肉給李若蘭吃，希望她不再查問他的生活狀況。李若蘭的食量本來就不大，面對着這許多食物，她實在吃不下。

「謝謝你，我已經很飽了。」她望望牆上的掛鐘，不禁吃了一驚。「糟了，已經八點啦，我該回家去了。」

「別怕，若蘭，我們先到夜總會去玩玩，待會兒我親自送你回家。我倒要看看你的嬌嬌是不是個三頭六臂的人？」

「下次才去吧，今天我又沒有通知奶奶。」他推辭道。

「別那麼胆怯，勇敢點，你不是要多和我接觸，促進彼此間的了解嗎？」他深邃的眼睛里，閃爍出一道黑亮的光芒。

李若蘭震懾住了，她似乎沒有勇氣再拒絕他。

付了眼，走進車里，李若蘭忽然對他說：

「林谷，我不習慣到夜總會，還是到你家去坐一會兒吧。」

林谷心里撲通的跳了一下，他不能帶李若蘭到他的家，那時一場美夢將會成空。他機警地笑笑，「我是個單身漢，家裏亂七八糟，見不得人的。」

「我替你收拾，嗯？」李若蘭溫柔地望着他。

「不：不：不，我不願你操勞。」他圓滑地答道。

「勞動是可貴的，你怕我做得不理想？」李若蘭問。

「不！既然今晚我們打算出來玩，就得玩個痛快，我們還是上夜總會去吧。」

「你看我這身打扮怎能見人？還是下次吧。」林谷這才注意到李若蘭的衣飾很隨便，她腳上穿了雙拖鞋，大商賈兼畫家的他，伴了這麼一位雖貌若天仙，但未會修飾邊幅的女孩子進夜總會，也的確有點不成體統，他嚥了口氣說：

「我們到近到河畔去走走？」

「嗯。」李若蘭點點頭。

夜涼如水，四周虫聲唧唧，岸畔的「皇家花」正在開着，發出陣陣幽香。晚風飄拂，花兒搖曳而下，落在小徑，飄在喁喁細語的情侶身上。

朦朧的街燈，反照在河水里，發出粼粼的金光。近打河顯得特別柔和靜謐。

他們在一張椅子上坐下，李若蘭凝視着慢慢流着的河水，她的思潮起伏。忽然她抬起頭望着對岸遠處從她的家里發出來的微弱的燈光。她不免有點感傷，那個似乎不屬於她的家，二十年來在被嬌嬌打罵，堂妹欺凌的日子里渡過。她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自己將來擁有一個溫暖幸福的家。溫暖幸福的家如何創造？嫁一個真正愛自己的男人不就解決了嗎？想到這兒，她的臉兒一陣緋紅。

林谷靜靜地欣賞着李若蘭的側面，他覺得她的美超越盧雲瑩，雖然過去他爲了盧雲瑩而拋棄程夢竹。

他和盧雲瑩同居不久，發覺她是那麼庸俗，囉囉。想到她，他從心底里燃起一陣噁心和厭煩。盧雲瑩算是甚麼？那個漁家女，他只須花一筆錢就可打發她走。對，得多下功夫，追求李若蘭，這次他愛李若蘭應該是真摯的，他自我解嘲一番，在愛情的道路上，他確走倦了。李若蘭是那麽的美好，純潔，身世那麽的惹人同情，這一遭他要修身養性結束他的浪

子生涯了。

「若蘭。」他輕呼。

「嗯？」

「你有聽過浪子回頭的故事嗎？」他聲音像夢囈。

李若蘭不解地睜大雙眸望住他，點點頭。

「如果有一天有一個浪子結束他過去放浪形骸的生活，專心一致的去愛另外一個女孩子，你說那女孩子會接受他的愛嗎？」

「我記得浪子回頭的故事是說一個荒唐的男人，在外受盡折磨，最後回到他父親的面前，向他懺悔，這故事並不牽涉到男女間的爱情。」

「我比喻的這個浪子是說他過去愛過許多女人，也拋棄過許多女人，現在他想結束他的荒唐生涯，找一個他認為是美好，完善的女孩子與他重新生活，你對這浪子的看法怎樣？」

他狡黠地探問。

「浪子的情感多數是飄浮不定的，他既然要結束那種荒唐的生涯，照我想他應該繼續愛他最後與他一起生活的那個女人。」

「爲什麼？」他有點吃驚。

「因為他過去拋棄了這麼多的女人，最後這個與他共同生活的女人，在他的心目中應該是最美好的，我想浪子結束放蕩的生涯，應真摯地愛她，這是道義上的問題，也是穩定浪子情感的一種考驗。」李若蘭也不知怎麼會講了這一大篇道理，她好奇地問他：

「你爲甚麼問這些話？」

「這是我的一個朋友的故事，他要我給他指示迷津。」他編了個謊言。

林谷心里暗暗地吃了一驚，他萬萬想不到李若蘭對愛情的看法是這麼的崇高。他絕對不能讓她知道他的許多纏綿悱惻的歷史，這次他發誓自己是真正愛上一個女人，他要爲她拋棄另外一個包袱，根據他的經驗，他有把握做得成功。

「時間不早了，我想回家去。」李若蘭對他說。

「多坐一會兒嘛，你看這烟雨迷濛的河畔，夜色多美，多迷人。」林谷挽留她說。

「你又想再尋找你的藝術意境吧？」李若蘭有點焦急，「可是現在已經很遲了，這次回到家里，嬌嬌必定大發雷霆，林谷，我好害怕。」

「別那麼懦弱，有我在，她不會欺負你的。來，我送你回去。」林谷說着輕輕地扶起她，跑進汽車，發動引擎，向李若蘭的家駛去。

李家廳內的氣氛非常緊張，劉小燕蠕動着嘴巴大力地嚼着檳榔，插着腰在廳里踱着，喃

喃地咒罵着。

李老太太坐在輪椅上，焦急地時而望望牆上的掛鐘，時而探頭看看窗外的動靜。她在搖頭，在嘆息。

彩姐不時從廚房探出頭來，她看見廳中的情形，也不禁搖頭嘆息，她知道，李若蘭今晚難能逃過燻燻的毒打。

衡衡拐着腳，靠近門邊張望，他真替堂姐耽心，在劉小燕的集團里，他是惟一同情和維護李若蘭的人。

劉若燕嚼着香口糖，倚在窗前，側着一隻腳搖幌着全身的肥肉，她幸災樂禍地在等待活劇的上演，她希望母親今晚能重重的打若蘭一番，最好打斷她一條腿，打瞎她一隻眼，甚至毀了她一邊臉，因為長得癡肥難看的她是多麼妒嫉李若蘭的美麗端莊。

一輛純白色的馬賽地汽車駛進花園里，林谷攬着李若蘭下車，她的臉色蒼白得像個死人，全身都在顫抖着。

「鎮定點，別怕，讓我把車箱里的禮物搬進去。」林谷說着拖着李若蘭把車箱里許多大包大包的禮物疊在手上。

「你什麼時候買的？」她睜大眼睛問。

「晚餐時我叫侍者去買的，有這些，包你嬌嬌不會罵你的。」
「你對我真好。」她感動地怔怔望住他。

李若燕第一個發現他們，急忙跑到劉小燕的面前，陰陽怪氣的說：

「她回來了，回來了，還有一個男人陪着她！哼！打開車子後面的蓋，在那兒鬼鬼祟祟不知做什麼？」

「這臭貨，等她進來，我得好好的收拾她！」劉小燕雙手插在腰際，凶神惡煞地在那兒咒罵着。

「別爲難她，凡事要問清楚才好，若蘭是個好女孩。」李老太太推着輪椅跑到劉小燕的身旁哀求道。

「死老太婆，教訓這種臭婊子沒你的份，你快滾開。」劉小燕邊罵邊用力推開她的輪椅

輪椅一溜，剛好撞到衡衡的身旁，衡衡使勁握住它，俯下身關心地問道：

「奶奶，你沒事吧。」

「沒……事。」李老太太噙着淚說。

門被推開了，林谷手中堆積如山的禮物，高過他的頭，李若蘭長長縮縮地跟在他的後面

廳里所有的人頓時震懾住了。

林谷把禮物放下，看見雙手插在腰際的一個凶神惡煞的胖女人正虎視眈眈地瞪着他們，他知道那一定是李若蘭的孀孀。他展開笑臉，恭敬的跑過去向她招呼道：「李太太，你好。我是若蘭的僱主，今晚因為慶祝我的畫像完成，我邀她到外面吃一頓便飯，你不會見怪吧？」他擺擺手，「這些小禮物不成敬意，是我送給你的見面禮，請你收下。」

劉小燕一時呆住了，她把喉間準備罵出來的許多最污穢，最使人感到難堪的話都暫時嚥下去。她從頭到腳打量林谷一番，覺得他是那麼的英俊，瀟灑，氣派綽濶，必定是個有學問的富家子弟。她想，若蘭這死丫頭，手段倒厲害，出外當了一個短時期的模特兒，竟然釣上這隻金龜。過去李俊逸給她的侮辱，一一湧上心頭，這仇必定要報在他的女兒若蘭的身上。她恨李若蘭，因為李若蘭酷似白蘭，她恨白蘭因為白蘭毀了她的夢幻，奪去她所愛的人。雖然現在已經是事過境遷，然而恨的根源却牢牢蒂固，她要雪恨，面對林谷，她有一個壞主意，安排若燕橫刀奪愛，重演二十多年前愚昧的一幕。

「請坐。」劉小燕的肥臉堆滿笑容。

李老太太心頭的一塊大石放下了，她心中喃喃地唸着：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謝謝菩薩

保佑。

李若蘭做夢也沒想到，大風暴出其意外的沒來臨。

彩姐驚魂甫定，撫着胸口，舒了一口氣。

衡衡擁着奶奶，婆孫倆相視微笑。

只有李若燕，她的橫紋的肥臉在抽搐着，眼睛里冒出憤怒的火花。她怨恨母親，財迷心竅，她更妒嫉李若蘭帶來這麼一位瀟灑挺拔的男人。她心中暗罵，她配？她配？這無父無母的雜種！

劉小燕跑到李若燕面前，一把將她拉到林谷的面前介紹道：

「這是我的女兒若燕，她是最喜歡藝術的，以後還得請林先生多多指教。」

李若燕高興地擠着她那一對細小的眼睛，列開她那潤大的嘴角笑嘻嘻地說：

「是呀，林先生，我也頂喜歡藝術的，你看我怎樣？」她搖幌着肥碩的身體，轉了一周
「能做你的模特兒嗎？」

林谷心里罵道，如果我想畫隻黑猩猩，聘用你做模特兒，倒很適合，可惜我却是個唯美派的畫家，喜歡美的東西，愛慕美的女人，追求美的意境。

「到底怎樣？行嗎？」李若燕逼前問道。

「呃……」。林谷一時不知如何作答。

「若燕啊，改天你就請林先生給你畫幅人像吧。」劉小燕說着回過頭去吩咐彩姐道：「阿彩，站在這兒幹什麼？還不快去倒茶來。」

「謝謝，時間已經很晚了，改天我再來拜訪吧。再見。」林谷向劉小燕欠欠身，回過頭去，向李若蘭擺擺手，就走出屋子去了。

林谷走出李家，深深地吁了一口氣，他想，這些年來他一直追求美的形象，但這些形象在他的眼裏沒有一件是永恆的。正如過去他愛程夢竹，後來爲了盧雲瑩而拋棄程夢竹；現在他正打算爲了李若蘭丟棄盧雲瑩，不過在他的感覺上，他認爲這次的用情是真摯的，神聖的，但他該用什麼方法去卸下盧雲瑩這包袱呢？對了，她是在貧苦的漁村中長大的，給他一筆錢，不就解決了嗎？他帶着愉快的心情回到他的住所。

那是一幢兩層建築的新式洋房。開門給他的正是盧雲瑩，她身材適中，長得端莊秀麗，微突的肚子，走起路來顯得有點蹣跚。她見是林谷回來就滿臉笑容的溫柔地說：

「你不回來吃晚飯，怎麼不打電話通知我一聲？我還替你燉好燕窩，我去端給你吃。」林谷厭惡地掃了她一眼，頓然間在他的感覺里，盧雲瑩醜得像個女巫，而李若蘭却飄逸得像雲端上的仙子，他怎能忍受這女巫？他當初怎會愛上她？

「快吃吧，涼了味道就差啦。」盧雲瑩從廚房里端了一碗燕窩雞湯出來放在飯桌上。她又跑到他的面前催促道：「快吃啊。」

「別那麼囉哩囉嗦的，我不吃。」林谷生氣地用力把桌上的那碗燕窩雞湯掃在地上。

「你怎麼啦？」盧雲瑩一楞。

「告訴你，我要和你分開！」林谷斬釘截鐵地瞪住她。

「嘎？你說什麼？」盧雲瑩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們當初在一起就是一種錯誤，這種錯誤不能再延續下去，你要多少錢儘管開口好了。」他臉色鐵青發白，太陽穴上還露出幾條青筋。

盧雲瑩嚇呆了，怔怔地望着他，這個曾經被自己深深愛過的男人，怎麼突然變心呢？這也許是報應吧。她真悔恨當初爲他捨棄了父母，她將怎樣去挽救這將逝去的感情呢？她感到心里一陣絞痛，她啜泣着說：

「你知道嗎？我已經有了四個月身孕了。」

「在目前的社會，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況且我們只是同居，外國不是很多人在試婚嗎？合則在一起，不合則一拍兩散。我會給你一筆巨款，你離開我，這些錢你可以拿去做生意，將來也夠養活你及孩子的。」林谷說這些話時冷漠得像個陌生人。

「林谷，告訴我，我做錯了什麼事令你拋棄我？」她嘶啞着聲音。

「你沒做錯什麼？我坦白告訴你，我已愛上我的模特兒。」他說完之後就大步走到書房，拉開抽屜，取出支票簿，簽了一張一萬元的支票拿出來遞給盧雲瑩。

盧雲瑩接過支票，把它撕成碎片，發狂似的喊道：

「一萬元就可毀掉我一生？一萬元連自己的骨肉也賣掉？哈！你這愛情的騙子，你懂得什麼是真摯的愛情嗎？哈哈……」

「我們沒有正式結婚，我肯給你這麼多錢總算對得起我的良心了。不管你答應不答應，明天你得收拾你的東西回邦略島去。」林谷掉轉身走進書房，用力把門關上。

盧雲瑩癱瘓地跌坐在沙發上，她的心被絞扭着，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兒，一顆一顆地掉下來。她悔恨當初不聽父母親友的勸告，茫茫然地愛上林谷，而且愛得那麼深。現在美夢成空，這也許是報應吧，她奪人所愛，如今人亦奪其所愛，現在肚裏懷着一個沒有名份的孩子，叫她怎麼活下去？怎有面目回去那個純樸的漁村——邦略島。想到邦略島，她的思潮起伏：

……
她記得她生長在邦略島的一個漁村里，自從小學畢業後就和父母一道出海去捕魚，他們的生活過得很安定，她長得端莊秀麗，具有漁村少女特有的風韻，所以人人都稱她漁家公主

，追求她的男孩子很多，由於大多數都是漁家孩子，而她又向來嚮往有一天能嫁到大都市去，所以一直到了二十一歲，她仍然沒有看上一個同村的男孩。

有一天，漁村里來了一個青年畫家，他到處尋找一個美麗的漁家女做模特兒，結果找到了她。經過了一個短時期的接觸，一個慕才，一個好色，後來林谷拋棄了她的未婚妻程夢竹，而盧雲瑩也不聽父母親友的勸導，茫茫然和林谷私奔到怡保，過其夢寐以求的雙棲雙宿的都市生活。

林谷沒有正式和她結婚，他的論點是，婚姻只不過是一種形式，如果雙方的愛情消逝時，即使是幾條大的鐵鍊也鎖不住彼此的心。其實這是她玩弄女性，遊戲人間的態度，而思想幼稚的她却折服於他這種觀點。

她該怎辦？怎辦呢？她深愛着林谷，她不能離開林谷，她認為林谷之所以會叛變是由於那個模特兒，況且她已懷了林谷的孩子，她怎能離去？她決定明天一早就偵查出那個模特兒的地址，當面跟她攤牌。

漫長的夜裏，有幾個人失眠。

李老太太老懷寬慰，她興奮得難以入眠，因為李若蘭到底找到一個理想的對象，她覺得她現在即使撒手塵寰也無所牽掛了。李若蘭內心又驚又喜，驚的是嬌嬌不但不責罵她，反而

對林谷表現好感，喜的是她可以繼續發展他們之間的友誼，如果沒有挫折，有一天她將脫離這個羈絆了她二十年的牢籠，她將去追尋幸福的日子去……。

劉小燕，心懷詭計，她恨李若蘭，因為她的母親曾經奪去她的初戀情人，這一次她一定要不擇手段的把林谷奪過來讓給李若燕。

李若燕一夜痴痴迷迷，腦海里浮現出林谷英俊瀟灑的外表和風度。

林谷認為這次他是用情真摯，李若蘭在他的心目中彷彿脫俗得像山谷中一株小小的蘭花，那麼清雅，那麼飄逸，他比喻自己是山谷，李若蘭是谷中的幽蘭，只有林谷才配愛若蘭，不管什麼犧牲，多少代價，他都要想盡辦法擺脫盧雲瑩的糾纏和李若蘭正式結婚，過去他對程夢竹的愛，盧雲瑩的情都煙消雲散。

盧雲瑩徹夜流淚，腸斷心碎，她想她一定要設法挽回那將失去的「幸福」……

經過了一夜的思考，林谷發覺盧雲瑩是他新的愛情路途的絆腳石，他必須撇開她。他認為也許給她一萬元嫌太少，橫豎他有的是錢，再加她一萬又何妨？他漱洗完畢，一邊扣着襯衣的鈕扣一邊從書房中匆匆走出來，打算再和盧雲瑩談判。

整間屋子是空蕩蕩的，他打開前面的房，後面的房，客房，樓上，樓下都不見盧雲瑩的踪跡。他心裏一陣暗喜，莫非她就這麼洒脫的離去了麼？他像一陣旋風似的又跑進主人房，打開衣櫥，櫥裏的衣服一件也不少，再拉開抽屜，里面仍存放着她的登記、錢以及一些文件。

她沒有走？她上那兒去？她會怎樣對待我？他摔摔頭，跺着腳，恨恨地嘀咕一番，此情似流水，一去不復返，這次我是決定和她分開的。我和她又沒有婚姻的保障，她告不了我，即使用怎樣的手段來威脅我，也挽回不了我的心。他想着，想着，走出了大門，駕着他那輛豪華的馬賽地到公司去巡視。

這是他的慣例，上午到各公司去處理一下商務，下午到他的畫廊去沉醉在他的藝術意境

里，畫他唯美派的畫。

下午，雨瀟瀟地下着，林谷凝立在那幅「河畔少女」的畫像前，慢慢地一口一口吸着煙斗，這少女美得脫俗，美得飄逸，美得連他的全副感情都勾攝去了。他必定要盡他的追求女性的本領早日得到她爲止。

斜雨像一重霧，朦朦朧朧地飄洒着，有一個穿了一襲淡紫色的雨衣，戴了一頂淡紫色的雨帽的少婦，蹣跚地走上近打河畔，再從河畔慢慢地向一幢洋房走去。

這個女人的臉色是悽愴的，雙眉緊蹙，兩眼失神地望着前方，似乎在期待些什麼，豆大的眼淚沿着兩頰滾下，她好傷心，好悲切，從她的踉踉蹌蹌的步伐，可以看出她六神無主。來到一幢半新舊式的洋房，她楞住了，沉默了好一會兒，她推開鐵柵，走到門前，她按動門鈴。

「是誰呀？下這麼大雨還來找人，真是活見鬼。」一個尖銳的聲音從屋里飄送出來。

那女人用手背，揩揩臉上的淚痕，顫抖着聲音問：「我找李若蘭，她在家嗎？」

「妳是誰，找她有什麼事？」拉開門縫的是半張橫紋肉的臉，一雙細小的眼睛銳利，兇惡，那是劉小燕。

「我叫盧雲瑩，是林谷的太太，我想找她談談。」

門很快的「呀」的一聲打開，劉小燕從頭到腳打量了盧雲瑩一番，心中暗自咒罵道，臭婊子，居然也承受到她母親的那份賤血統，勾引起別人的丈夫來，看她昨晚那神氣的樣子，看你現在怎下得了台？

她吊着嗓門向屋里喊道：「若蘭，出來……」

「嬌嬌，是你叫我嗎？」李若蘭驚慌地從廚房里走出來，一面用圍裙擦着雙手一面問。

「看！誰來找妳呢？」嬌嬌輕蔑地瞪住李若蘭。

「這位是……？」李若蘭禮貌地問。

「你是李若蘭小姐吧？」盧雲瑩打量她，「我是林谷太太。」

「嘎？」李若蘭感到一陣天旋地轉，臉色發白，冷汗涔涔而下，她的美夢，她的期望，就在這一霎那間被揉碎了。面對着這個身懷六甲，滿臉愁容的女人，她的心理感到非常歉疚，她強忍住將迸出來的眼淚說：

「真對不起，我不知道他已結了婚。」

「我並沒有和他結婚，我們只是同居，但我已懷了他的孩子。」她的臉痛苦地抽搐着，「他是個感情最不穩定的人，過去他拋棄過許多女人。我慕才，好虛榮，不顧親友的反對，盲目地和他私奔，可是現在他爲了你，不但要趕我走，而且連自己的親骨肉也不要。李小姐

，你這麼年輕，你有美好的前途，請你救救我，離開林谷，嗯？」盧雲瑩用乞憐的眼光望住李若蘭。

「我會的，你放心。」李若蘭用力地咬着自己的下唇。

「謝謝你，李小姐，我告辭了。」盧雲瑩欠欠身體向門外走去。

「啍！」一記重重的飛掌朝向李若蘭的臉上擱去。

「你這個污爛貨，野種，竟然做出這種丟人的事來，你們快出來啊，快出來啊！」劉小燕顫動着全身的肥肉，蹣跚着腳，在吼着，在咒罵着。

李老太太聽到這里，連眼鏡也來不及掛上，雙手推着輪椅，從房里出來。她看見李若蘭被劉小燕掌擱着，咒罵着，不禁地大聲喝道：「住手！你想打死她？」

「打死她又怎樣？你這個老糊塗，你知道這污爛貨做了什麼事嗎？她重步她的外祖母和母親的後塵，拆散人家的姻緣，愛上有婦之夫。」劉小燕雙手插在腰間在那兒咆哮。

「若……：……：蘭是真的嗎？林先生有太太？」李老太太雙眼凝聚着淚水。

「奶……：……：奶……：……：我事先……：……：並不知道……：……：。」李若蘭伏在奶奶的膝蓋上抽噎着

「可憐的孩子……：……：。」奶奶撫着她的背，把臉埋在她的髮間。

「啲！孫女兒做了這些丟人的事，你這老不死不但不責備她，反而庇護她，這像什麼家
教？」劉小燕尖着嗓子嚷道。

「嬌嬌，請你不要隨便罵奶奶，我自問清白，沒做見不得人的醜事。」李若蘭抬起頭對
嬌嬌說。

「你的血液里早有兩代蕩婦的血型，清白？哼！誰知道，只有你自己才心知肚明。」嬌
嬌再提高嗓子，瞪住她，那模樣真唬嚇人。

「嬌嬌，我的外祖母，母親雖出身寒微，但不致於像妳說得那麼下流，請妳別侮辱她們
。」李若蘭忽然提起勇氣反駁她。

「啪……」劉小燕又一掌飛過去。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吼道：「妳還駁嘴，下流貨，
污爛貨，野種！看啊，現在社會多少下流的女人，妳上有婦之夫下不了台都去自殺，你也不
例外。喂！你要死就死在外面，別死在我這裡。」

李老太太氣得暈厥過去了。

「奶奶……奶奶……」李若蘭驚慌失措地扶住她高聲喊道：「彩姐，快來啊，彩姐
……快來啊！奶奶昏過去了。」

彩姐丟下了鍋鏟，從廚房里飛奔出來，衡衡也拐着腳從房里划出來。

鋪着白色被單的床上，躺着一個穿白色制服的老婦人，她的臉色也像紙一樣的蒼白。她虛合着雙眼，微噙着嘴，呼吸非常微弱，那是李老太太。

自從那天暈倒後，她一直病着，而且情況日趨嚴重。

在李家，除了李若蘭，彩姐及衡衡外，沒有一個人關心她。

李若蘭的心里難過得不得了，她的感情被炙傷，自尊受損害，還可以靠時間來治療。但奶奶却因為她的事件深受打擊而病倒，並且病得那麼沉重，她感到非常痛心和內疚。她會四處奔波，尋找好久不會回家的叔叔，告訴他奶奶已病入膏肓，但她那風流倜儻的叔叔却不知躲到那個情婦的家里去了。彩姐在李家呆了二十多年了，她會看到李家的盛旺時期，多風多雨的日子，以及李家的衰落。她追隨了李老太太二十多年，對她已產生了濃厚的感情，她不能再袖手旁觀，終於她和李若蘭把李老太太送進醫院去了。

這晚，李若蘭從奶奶的病房出來，深深地嘆了口氣。她抬頭看看天空，天上綴滿了許多星星，顆顆閃爍着明亮的光芒。每一顆星星都載着她過去的一切美夢和希望。如今星星仍是

這般的晶瑩，但里面却是空蕩蕩的。忽然一顆流星從夜空掠過，隕落在遙遠的天邊，只留下一道微弱的痕迹。一剎那間，連痕迹也消逝了。她忽然有所覺悟，人雖然都愛纖夢，但却不能老在夢境中尋覓，她捧起雙手凝視，人只有靠雙手才能創造幸福。她想外祖母所以會自殺，因為她沒有勇氣面對現實，母親的隕落，那是由於她太懦弱，而她却秉承她們的弱點，任由嬌嬌和堂妹宰割，把幸福編織在虛無的美夢里，希望有一個白馬王子帶給他安逸，快樂，但這些空空蕩蕩的東西多不實際。嬌嬌嘲笑她愛上有婦之夫，她將活不下去，她也曾經見到報紙刊載着一些少女陷入情網不能自拔而自殺的新聞。她雖然是個溫文內向的女孩子，但經過林谷的愛情欺惑，嬌嬌在奶奶垂危時那種不顧不屑的表現，像一個重傷的疤在警惕她——若蘭，若蘭，你應該像峻峭山崖上的一株小小的蘭花，要經得起雨淋日晒，也受得住風吹雨打，惟一庇護你的奶奶不久亦將離你而去，你有一雙手，你的手里藏着幸福，爲什麼你不去揭發？不去創造？而要在嬌嬌堂妹的欺凌下苟存？

想到這里，她似乎覺得自己堅強得多了。

經過一棵椰樹旁，忽然從後面閃出一個男子來。他精神萎靡，形容枯槁，他一把緊緊地捉住李若蘭，她被這突如其來的襲擊嚇得魂飛魄散，她定睛一看，原來是林谷。

「若蘭，這些日子，你一直避着我，彩姐也不讓你見我，你知道嗎？我想得你好苦。」

林谷可憐兮兮地望着她。

「別再來纏我，我們之間已完了，回到你太太的身邊去吧。愛她，愛你未來的孩子。」李若蘭掙開他的手說。

「太太……？哈……：孩子？若蘭，我什麼時候結過婚？我那來的孩子？若蘭，我過去雖然放蕩不羈，但卻沒有像這次用情那麼專和癡。」他捉住她的雙臂搖幌着，「我會打發她走，若蘭，你的處境已使你受盡折磨，不要離開我，」他舉起右手，「我保證會給你幸福，給你快樂。」

李若蘭再一次甩掉他的手，「這不是幸福，不是快樂。我雖然夢寐追尋安逸的生活，但這種剝奪別人幸福快樂所得來的幸福快樂，我並不珍惜。林谷，謝謝你這些日子在工作上給我的協助，但我勸你還是回到盧雲瑩的身邊去，她需要你，孩子需要你。」

「我不需要她，我需要你，若蘭……。」林谷沒說完，李若蘭已經掩着臉逃跑了。她不願再見林谷，聽他的甜言蜜語。如果她軟弱一點，她會陷下去，林谷這個外表瀟灑英俊的男人，彩姐已經搜集到好幾籬他的風流韻事，他的那一貫追求女孩子的手段——纏，逼，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做威脅，但沒有一次能持久，即使他楚楚可憐，聲淚齊下的求她，她都不願陷下去，因為她不願再掉進另外一個漩渦里。

這些日子李若蘭就在被糾纏，苦追，掙脫，憂慮，輕蔑的生活中渡過。

要來的事實終於來了。這天李若蘭和彩姐再到醫院去探望奶奶。走進病室，她們看見床邊圍着幾個醫生和看護，他們都在搖頭嘆息。李若蘭衝前去，伏在奶奶的床邊哭着，喊着，奶奶已經虛弱得不能講話了，她半張開眼，凝視了李若蘭一會兒，眼角邊滾下幾顆淚珠，她的呼吸慢慢地微弱，連一句話也沒法交代，就撒手長逝了。

李若蘭搶天呼地的號啕大哭，惟一疼她的奶奶已離她而去，她去得那麼的淒涼，孤寂，她恨自己已不長進，如果這次不是爲了她的事情，奶奶不會去得那麼快。此後她已沒有了依附了，前途茫茫，該怎辦？掩着臉哭泣的她感到手上有一股熱流，那是她的淚沾熱了它。她記起來，她有一雙手，她將用她去掀開新生活的一頁了。

「若蘭，別再哭了，奶奶的事我會料理的。」彩姐扶她起來。

「彩姐：：：。」李若蘭伏在彩姐的肩上痛哭起來。彩姐真不愧是個有義氣的僕人，她一邊安慰李若蘭，一邊馬上和她到謙街的殯儀館去吩咐他們到醫院辦理奶奶的後事。

漫長的黑夜，風刮得很緊，雨浙瀝瀝的下着。殯儀館里燭光搖曳，有三個人跪在靈前守夜，那是李若蘭，彩姐和衡衡。

李若蘭一直低着頭在飲泣着，彩姐和衡衡都沒法勸解她。

突然一隻溫暖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她抬起頭一看，不禁一楞，原來是林谷。他對她露出個溫暖的微笑。這微笑炙熱了她的心，但一剎那間却消逝了。

「若蘭，別難過，珍惜你的身體，需要我甚麼幫忙，你儘管說。」

「謝謝你的到來，我在你那兒工作賺來的錢，我會用來安葬奶奶，請你不要再騷擾我。」李若蘭冷冷地說。

「若蘭，此後你需要庇護，需要愛，這些我都會給你。」他的眼里閃爍着熱和光。

「我說過，我不冀求這些，林谷，」她站起來，「替盧雲瑩想想，替將來的孩子想想，回到他們的身邊去。」

「我的心里容不下她，她已經回邦咯島去了。若蘭，聽我說，我愛你。」

「甚麼？你趕她走？你怎麼這樣沒理性？」

「與其痛苦的在一起，不如分開的好，我已付了她一筆巨款，我不欠她甚麼？」

「你欠她的是感情上的債，你是應該清還她的，去接她回來，別再來纏我，你快走！」

「若蘭，你再聽我說……。」他顫着聲音。

「這是甚麼場合？甚麼時候？還死賴在這兒愛呀愛的。快走！快走！你的輝煌歷史，你的追求技巧已經不合潮流了，走！走！」彩姐一面咕嚕着，一面把林谷推出殯儀館。

「別理他，別上他的當。」彩姐嚴肅地望着李若蘭。

「我知道，謝謝你，彩姐。」李若蘭噓了一口氣。

第二天，李老太太下葬之後，他們三個人回到李家去。按了鈴好久，劉小燕才慢吞吞的跑來開門。她斜睨着他們，吊着嗓子喊道：

「呸！大吉利市，這個家還不夠衰嗎？你們這三隻黑烏鴉，她又啐了一口，「衡衡，快把黑衣服換掉。」

「媽，奶奶死了，我們應該戴孝的嘛。」衡衡抖着聲音對母親說。

「奶奶，甚麼奶奶？簡直是個老渾蛋，生了你那個渾蛋的父親，現在她死了，又不見他去送她的終？」劉小燕越罵越大聲。

衡衡被罵得哭起來了，他一拐一拐地跑進房里去。

「嬌嬌，請你別再罵奶奶。」李若蘭不知那兒來了這股勇氣。

劉小燕舉起手想一掌摑過去，李若蘭緊緊地握住她的手，劉小燕彷彿是頭受傷的野獸，大聲咆哮道：

「你造反啦？這麼快那老婆娘的鬼就上了你的身啊？敢頂撞我？敢抵擋我？你滾！這不是你的家，永遠不許回來。哼！看你怎活？污爛貨，去跟林谷啦！林谷不要你，你去……」

.....」

「不許你再侮辱她，若蘭，我們收拾東西，立刻走！」彩姐氣呼呼地一把拖着李若蘭跑進屋里去。

果然不到一刻鐘，彩姐就和李若蘭挽了兩個皮篋，從里面出來，彩姐把皮篋打開，指指里面說：

「你查一查，我們沒有帶走你的東西。」

「阿彩，我只是叫她走，並沒有趕你走，你走了誰料理這些家務？你明知我和若燕都不會做過家務的。」

「你有的是錢，可以隨時請到傭人，這些年來我呆着不走，是爲了奶奶和若蘭。你的嘴臉我沒法再去看下去，快點，把薪水給我。」

「哎呀，說走就走，連一聲通知也沒有，也敢要錢？」劉小燕把臉一沉，像隻發瘋了的野獸，衝到彩姐的面前踩着腳曠。

「若蘭，我們走，這些錢留給她做棺材本，啐！」彩姐怒氣冲冲地拉着李若蘭離開李家。

後面傳來一連串的污穢咒罵聲：.....。

九

李若蘭跟着彩姐離開李家，心頭仍然是沉甸甸的，她想她不能再依附彩姐了，彩姐年紀輕輕就離鄉背井南來打工，她的錢個個都沾滿了血汗。這次她爲了醫治李太太的病和辦理她的喪事，已經用掉了她許多錢，她怎能再連累她？彩姐看到李若蘭臉上那種憂憂戚戚的樣子，就安慰她道：

「若蘭，別就心，你知道我向來是租了一個小房間來貯放東西的，我帶你回那兒去。我們住下來，慢慢才找工作，啊？」

「彩姐，我豈不是連累你了嗎？希望你能替我找到一份工作。」她顯得非常不安。

「傻孩子，你怎麼這樣說呢？我看着你出世，看着你長大，看着你在苦難中受盡折磨，你不曉得彩姐有多疼你。」

「彩姐。」李若蘭緊緊地握着她的手，「我真感激你，若不是你，今天我將淪落在街頭。」

「唉！」彩姐長長地嘆了口氣，「人家說天下最馴良的是女人的心，但你的嬌嬌却有着

最醜惡最陰險的心，離開她可以說是你的重生。」

李若蘭點點頭，是的，是她的重生。過去她懦弱，她在茫茫然追尋庇護之所在，她覺得今後她要在實際的生活中去創造幸福，她祈求早日找到一份工作，無論多苦，多艱難，她都願意幹。她們走上了河堤，沿着堤岸一直往下走，經過一條泥濘的小徑，來到一間小小的白鋅屋，彩姐回過頭去對李若蘭說：

「若蘭，進來吧。」

李若蘭踏進屋里，看見里面的陳設雖然簡陋，不能和嬌嬌的家比擬，但一切却使人感到清新明亮。

一個五十歲左右的慈祥婦人正在廳里打掃，那張圓圓的臉雖然肥胖胖的，可却看不到冷峻險惡，狠毒。那婦人容光煥發，閃爍着快樂，慈祥，容忍的光芒。

她看到她們，把鷄毛掃丟在一邊，出奇地望着彩姐。

「彩姐，幹什麼帶這麼多行李回來？」

彩姐搖搖頭，嘴里噁哩咕嚕了一大串，把事情的大略經過告訴她之後就向李若蘭介紹道

「若蘭，這位是房東太太，我們都叫她陳嬌，她是位熱心，而又肯幫助別人的人。」

「彩姐，別誇讚了。若蘭，搬來這里就像自己人一樣。這一間小小的白銻屋，自從我丈夫去世後，就只有我和我的女兒心蕊居住。」陳嬌頓了頓端詳李若蘭一會兒說：「她的年紀和你差不多，在一間咖啡座里當侍者，傍晚她回來，我替你介紹。安心在這兒住下去，我會托心蕊想辦法代你找尋工作的。」

「謝謝你，陳嬌。」李若蘭心里感到一陣溫暖。

「別客氣，都是自己人，來，我幫你拿行李。」

陳嬌邊說邊幫着李若蘭把行李搬進房里。

房間的面積雖然不大，但是已橫放着一張大床，一張桌子和兩三張椅子。那是彩姐過去買的，因為她休假時總是回來這里憩息。李若蘭幫忙彩姐把房間清理乾淨，沖了個涼已經是傍晚時分了，彩姐端了個飯鍋，拿了一些罐頭食品走進廚房去，陳嬌看見了，把她手中的東西接過來放在一邊說：

「不必再煮了，今晚我請你們吃飯。」

「這好意思呢？陳嬌。」

「都是自己人還說這些幹什麼？」

「媽，那個自己人要來吃飯啊？」

一個清脆的聲音從廳里傳出來，是陳心蕊回來了。她是個廿歲左右的少女，頭髮蓬蓬鬆鬆，圓圓的臉，大大的眼睛，又黑又亮，有股灼灼逼人的熱情。她油光滿臉，嗓調清脆，笑聲爽朗，走起路來還是連蹦帶跳，和她接觸，使人感到如沐春風，不知愁滋味。她衝進了廚房，看見彩姐，高興得驚呼一聲，就拉着她的手團團轉。

「彩姐，原來是你，你已好久不會回來啦，我都快想死你了。」

「開口閉口，句句都是死死死，看你啊，瘋成這個樣子還不放手？彩姐快被你弄暈了。陳嬭一面責怪她，一面炒菜。」

彩姐笑得嘴都合不攏來，「心蕊，你還是跟小時候一樣的活潑可愛。」

陳心蕊像一陣風似的捲到灶邊，掀開這個鍋，抓了一口菜，又打開另一個傑夾起一塊豬肉。陳嬭呱呱地叫起來：

「看你這副饞相像什麼？別再亂抓我的菜，今晚我還請了另外一個客人呢？」

「什麼客人？是不是又給我介紹男朋友？」陳心蕊滿不在乎的還在抓菜吃。

「真不害臊，那個男人敢要你？」陳嬭瞟了她一眼，咬牙切齒地用鍋鏟指着她，「不許再抓我的菜吃，告訴你，彩姐帶來一個溫文美艷的女孩子和我們住。」

「真的？」她歡叫了一聲，就衝到彩姐的那間房子去。

陳心蕊輕手輕腳地掀開了門帘，看見李若蘭托着腮坐在窗前沉思，夕陽的餘暉反射在她的臉上，把她的五官的線條勾勒得非常清晰。她不相信那是個人，在咖啡座里來來往往的女孩子雖然很多，可是她卻沒有遇見過一個這麼溫文美麗的女孩子，連她也被震懾住了，她乾咳了一聲，李若蘭站起來回過頭去出奇地望着她，那一雙眼睛晶瑩得像黑夜里兩顆星星，陳心蕊高興得一個箭步飛到她的面前自我介紹說：「我叫陳心蕊，是陳嬌的女兒，你就是彩姐帶回來的那個漂亮的女孩子？」她像欣賞一件藝術品，從頭到腳，從腳到頭，上下左右前後打量了她一番又說：「你真美，美得連我是個女孩子也被迷住了。」

李若蘭的臉上一陣緋紅，有點不知所措，陳心蕊拉着她的手，「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李若蘭。」她怯怯地。

「你真的像一朵空谷幽蘭，唔？真的名副其實。」陳心蕊點點頭笑着。

「還在這裡嘮叨些什麼？若蘭是個文靜的女孩子，沒像你那麼野，別嚇壞人。看你那副醜相，還不快點去沖涼，我們只等你一個人啊。」陳嬌從廚房里走出來，直着脖子嚷。

陳心蕊向媽媽扮了個鬼臉，一溜煙地跑到沖涼房去，打開水喉，吊着嗓子，噁哩呱啦地唱着歌。水聲，歌聲瀾漫了整間白鋅屋。

兩條熟魚，一盤豆芽菜，一碟梅菜豬肉，一碗菜心湯，雖是粗菜粗飯，這四個人却吃得

津津有味。陳心蕊自告奮勇不停的夾菜給李若蘭吃，李若蘭的心里從來沒有這麼快樂過。陳心蕊扒了一口飯，帶着同情的眼光望着李若蘭，「你的事，媽已經告訴我了，若蘭，別就心，明天我替你去問問我們的經理。」

「心蕊，拜托你了。」李若蘭說。

「放心，找工作的事包在我身上，」陳心蕊又扒了一口飯，「其實我們的侍應部還缺人手呢。」

「心蕊，若蘭初出茅廬，不懂人情世故，你要多多關照她啊。」彩姐囑咐說。

「放心，」她又扒了一口飯，含着答腔，「我……會的。」

「要講話就先別吃飯，看你成什麼樣子？」陳嬌帶着責備的眼光望着她說。

「你們母女倆真是風趣，可令人羨慕哪。」彩姐嘆了口氣，「唉！我年輕時就梳起不結婚，南來打工，每個月賺到的錢，都要撥一部份寄回唐山幫助那些子侄。到現在我年紀大了，身邊亦無一親人，將來有什麼三張兩短，唉！那時……。」

「彩姐，」陳心蕊打斷她的話，「我替你出個主意，若蘭與你可謂同病相憐，倒不如你們攀上誼母女的關係，將來大家不是有個照應嗎？」

「哎呀，你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若蘭，你願意做我的誼女嗎？」彩姐的眼睛放射出期

待的光彩。

「願意！彩姐。」李若蘭有點受寵若驚。

「還叫什麼彩姐，快叫契媽啊！」陳心蕊佻皮地說。

「契媽！」

「乖女！」

彩姐立刻放下碗筷，把李若蘭擁在懷裏，兩顆心，一剎那間交融在一起，那是人與人之間一種最高境界，最真摯的關懷與愛的滙集。

「這樣我就更加安心了，我們得找個日子上契呀。」

「免啦，免啦。就現在上契吧。」陳心蕊衝到茶几前，倒了一杯茶，遞給李若蘭，李若蘭接過茶杯，撲的一聲跪在地上，「契媽，請用茶。」

彩姐巍巍顛顛地伸出手去扶起李若蘭，接過茶杯，說：「若蘭，免禮了。」

「契媽；如果我找到工作，你此後也不必出外工作了。」李若蘭握住彩姐的手。

「傻孩子，我一生勞碌慣的，要我呆在家里白吃，我反而不慣，等你的工作講成功了，我也要再出去打工。」她慈愛地望了李若蘭一眼，無限感慨地說：「女人歸根結底，將來還是結婚的好，你在外工作，這次可要帶眼識人。賺到的錢，剩下的以後可爲自己準備一些嫁

粧，揀到個誠實可靠的人就結婚吧。」

「契媽，你……。」李若蘭羞怯得抬不起頭來。

「媽，你看，我不費一分鐘就撮成了一件好事，她們一個喊契媽，一個叫契女，叫得多親熱。」

「你這人嘴多，詭計多，我真拿你沒辦法。」陳孀用愛憐的眼光，掃了她一眼，「不過你這次却是撮成了一件好事。」

飯桌上，兩對母女談笑風生，彼此浸浴在愛與互相的關懷里。

十

經過陳心蕊的推薦，李若蘭果真在咖啡座里找到一份侍者的工作了。

這天她帶着又喜悅又戰兢的心情和陳心蕊一起正式上班去。

穿上白色滾邊的淺紫色的制服，略加修飾，李若蘭清麗得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蘭花。而爽朗明艷的陳心蕊就像一隻彩蝶，翩翩然在蘭花的前面飛舞。

她們推門而進，同事們都被震懾住了。幾個女孩子蜂擁而上，噁哩呱啦的滿腔熱情地拉着李若蘭端詳着，訴說出他們的同情，慰問和鼓勵。原來那隻彩蝶早把李若蘭的身世加油加醬又加醋的像傳播花粉一樣的散播出去了。

李若蘭被感動得不得了，她做夢也未想到世界還充滿着人性之間的愛與關懷，光明與希望。

她想，未來的一段日子，她將用自己怎樣的一股熱情來工作，以對社會做出一點貢獻。

「好了，好了，我代表若蘭謝謝你們。大家讓開一點，若蘭第一天上班，我要交代她做

一些工作呢。」

幾個女孩子又噤哩呱呱的談着，回到她們的工作崗位去。

這是一間高尙的咖啡座，所謂高尙，這里只是喝茶，吃點心，聽音樂的所在。

牆壁浮雕着一些圖案，水晶的吊燈，棗紅色的地毯，富有藝術性的桌椅四處分佈着。冷氣靜靜地開放，輕音樂柔柔地播送。李若蘭第一次置身於此，不禁感到有點飄飄然。

陳心蕊向她比手劃腳了一會兒，又帶她到客人的面前學習招呼，遞食譜，教她捧餐盤，收餐具。這種工作表面上看來是很輕鬆的，但漸漸地客人多了，有的挑剔的，有的急性的，那時侍者的腳可像裝上輪子似的，遞食譜，端餐盤，在廳裏團團轉。

李若蘭是個聰明的女孩子，不到幾個鐘頭，她已能駕輕就熟了。

又有一個男客人推門進來，他長得高高瘦瘦，有玉樹臨風的神韻，他頭髮蓬鬆，兩眼炯炯發光，拿了一疊東西，夾着幾份報紙，來到一個角落的座位就坐下，那麼的熟練，那麼的從容。坐下之後，他把那一疊的東西擺在桌上，從上衣袋里拿出一枝原子筆，啣在嘴里，咬了一下，就嗖嗖地在紙上寫起來了。

李若蘭慌忙跑到他的面前，禮貌地問：

「先生，你要些什麼？」

她正想遞過食譜，但那男人頭也不抬，低沉的喉音吐了一句：

「一樣」。

李若蘭楞住了，什麼「一樣」呢？她第一天上班，不能不竭力做好，她顫着聲音，又一次禮貌地問：「先生，你要什麼？」他依然不抬起頭，仍是那一句，「一樣。」李若蘭不知如何是好，不敢走開，也不敢再問，呆在那兒乾咳了一聲。

那男人慢慢地抬起頭來，那是一張俊俏的臉，濃濃的眉，挺直的鼻子，微蹙的嘴，帶有一股傲氣，眼睛深邃烏黑，似乎含蓄着無窮的智慧，蘊藏着許許多多的夢幻。他怔怔地望着李若蘭，她的氣質，清麗，愕然的表情把他震懾住了。突然，他感到一陣心跳，這女孩子的儀表，憂鬱的眼神，那一抹蒙娜麗莎的微笑，正是小說家筆下不平凡故事中的不平凡的人物，她怎會在這兒出現呢？

「咳：：：。」李若蘭清了清喉音。

這時他才恢復過來，很不好意思地說：

「對不起，你是新來的吧？」他向她展開笑容，「給我來一壺不加糖的濃咖啡。」

「嗯。」她點點頭，走了兩步又回過頭去望望他，怎樣的一個怪物？一壺不加糖的濃咖啡？她的眼光和怪物的眼光交觸在一起，她感到一陣心跳，低着頭走向櫃檯。

「觸礁了吧？」陳心蕊問她，「那是個怪物，我們這兒的常客，聽說是個大學畢業生。」

「她抓了抓頭，」他好像沒有工作，每天來到這兒一泡就好幾個鐘頭，什麼也不吃，只一盞不加糖的黑咖啡，握住筆就在那堆紙上寫，有時神情悲憤，有時低頭微笑。還有啊，有時在他的那堆報紙上亂翻一番，不知在找些什麼。」

「哦？」李若蘭有點興趣，「他大概在寫稿吧？」

「爬格子動物？哈……哈……」陳心蕊大笑起來。

「噓，別那麼大聲，那個怪人望着我們呢。」李若蘭推了推她。

一壺熱氣騰騰的濃咖啡，從裏面送到櫃檯，李若蘭小心翼翼地捧着它，遞到那人的面前，放下後，替他斟了一杯。由於不熟手，竟把咖啡洩出了一點，沾在他的稿件上，李若蘭感到非常恐懼，趕忙用布替他拭乾，連向他道歉。

「先生，對不起，真對不起。」她的眼光哀憐，「今天是我第一次上班，請多多包涵。」

那人溫柔地笑笑，「別介意，你又不是有心的，唔！你是新來的，叫什麼名字？」

「我叫李若蘭。」她不敢抬頭，無意間看到稿紙上寫着潘濂二字。

「真對不起潘濂先生，我替你抄過好嗎？」

「我的真姓名是潘穎濂，潘濂是我的筆名，」他解釋，「只是弄髒一點點，不要緊的，」

別記在心里。」

李若蘭對他微微一笑，當初他害怕潘穎濂會和他過不去，沒想到他這麼通情達理，她帶着無限的歉疚和謝意，慢慢地走開了。

夕陽西下，同一條路上走着三個人。前面是陳心蕊和李若蘭，後面走着的是陳心蕊口中的那個怪人——潘穎濂。

陳心蕊和李若蘭的心情是開朗的，她們一面走着，一面笑着，她們走上河堤，他也走上河堤，無意間李若蘭回過頭去，和他那對深邃烏黑的眼睛接觸到了，那個怪人和她點點頭微笑，她心里一陣悸動，林谷留給她的傷痕未癒，她不敢輕易妄想，走了一會兒，她心里暗想，她還跟在後面嗎？她再回過頭去，那雙深沉的眼睛，那一份帶有傲氣的微笑，緊緊地懾住她，她慌忙回過頭來，這到底怎麼回事？是跟踪？是巧合？是……？

「若蘭，你怎麼啦？神色這麼惶惶？」陳心蕊望了望她有點蒼白的臉，下意識地回過頭去望了一望說。

「別怕，他不是跟踪我們，這怪人也住在我們那帶。」

「哦？」李若蘭吁了一口氣，心想大學畢業生怎會住在貧民窟？

潘穎濂從泥濘路分岔的地方向右邊轉去，經過一座小小的椰林，最後來到一座低矮的白

鉅屋，那是他父親的一個朋友陸叔叔的家，也是他從小學到大學同班同系的一個死黨陸小堯的家，亦即是他目前的棲身處。

踏進廳內，他看見陸嬌和她的小兒子陸小鹿正在擺碗筷。

陸小鹿看見潘穎濂回來，蹦跳到他的身邊，叫了一聲穎濂哥，潘穎濂摸了摸他的頭，叫一聲陸嬌。陸嬌抬起頭來，慈愛地說：

「你回來啦，沖個涼歇歇就可以吃飯啦。」

「小堯呢？」

陸小鹿指指屋子後面，吐了吐舌頭，做了個鬼臉說：「在後面和爸爸開辯論會。」

「唉！老頭子越老越囉嗦啦，你聽……。」陸嬌嘆了口氣說。

「這到底是什麼世界？大學畢業生竟沒法找到工作，要幫我晚上去賣炒粉。哈！這像甚麼話？我辛辛苦苦供給你唸大學，就是希望你有一天能在社會上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可是……唉！我臉上怎有光彩呢？」

「爸，別難過，幫你賣炒粉是我心甘情願的，靠努力去賺錢，臉上那會不光彩？我總不能在家白吃啊。」

「你老是這篇大道理，你不想想，大學畢業生賣炒粉，怎像樣唷？今晚你還是別去吧。」

唉！我真不明白，有一張大學畢業文憑，却沒人聘用，那些人的眼睛到底長到那兒去？哼！

「爸，文憑只是一張紙，別人看重它就把它衡量得高，憑它也許可以升官發財，要是沒人重視它，它仍然是張廢紙，爸，雖然我的文憑不被重視，但我們唸的書還不會白費，至少我們懂得做人的道理，我們的學識仍然是豐富的。爸，不是我不去找工作，你是知道的，我和穎濂自從大學畢業後就去找工作，回答的不是額滿，就是嫌我們沒有經驗，或者因為我們文憑的關係。」

「唉……」

「爸，所以我們應該自己創造一番事業，像賣炒粉，如果把它的方式改良，也許做得起。」

「賣炒粉還有改良？怎改良法？哦！你會經唸過中國語言文學系，炒的時候，把它炒成一首詩歌？炒成詞曲？再加些風花雪月去炒，啊？炒粉就是炒粉，我炒了三十年的粉還不清楚？來來去去不是廣府炒就是福建炒和炒屎蚶粉，最多是星加坡炒和香港炒，你想把它改良成文學炒啊？哼！你父親炒了三十多年的粉，到頭來還不是兩袖清風？」

「爸……」

「別說了，小堯，就是你暫時找不到工作，我也不要你去炒粉檔。別人老羨慕我有個大學畢業的兒子，我愛這份光榮，你別拆我的台。」說完之後就怒氣沖沖的從里面跑出來。

那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滿頭白髮，臉上皺紋很多，身材矮小而帶點侏儻。跟着他後面的是陸小堯，一個廿五歲左右的青年，身材適中，稜形的臉帶點稚氣，眼睛雖不大，但目光銳利，前額微突，一看就知道他是個聰明有抱負的青年人。

潘穎濂看見陸叔，親切地喊了他一聲，陸叔馬上擠着皺紋的臉笑笑：

「穎濂，沖了涼就出來吃飯啊，」他又回過頭去對小堯說：「像穎濂才是自己創造事業，你看，最近的報紙雜誌，電台電視不是有他寫的文章和他編的節目嗎？將來說不定啊，他還會成爲馬華的名作家。」

潘穎濂向陸小堯露出個苦笑，陸小堯也向他聳聳肩攤攤手，做出個無可奈何的表情。

這晚，陸小堯拗不過陸叔，沒到他的炒粉檔去幫忙，他滿腹牢騷地拉了潘穎濂到近打河堤去散心。

夜是靜悄悄的，沒有月亮，只有幾顆寒星在空中閃爍，彷彿向他們擠着嘲弄的眼睛。風在呼嘯，近打河水慢慢地流着，那潺潺的水聲像在嘆息，像在控訴……

兩個青年人開始是各懷心事沉默地走着。陸小堯俯下身在地上檢了幾粒石子，用力地一

粒一粒地擲在河中，「爸就是這樣執拗，帮他賣炒粉他不贊成，找努力的工作他也反對，老是那句，大學畢業生總得找份白領階級的工作。」他又撿起一粒石子拋到更遠的河水下游去，「誰不希望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諸如教書或在報界服務？這些日子來，你和我還不是碰了一鼻子的灰？」

潘穎濂靜靜地聽着，他的心里炙熱得像座火山，他憤憤不平：「到底是我們不願意貢獻給社會，還是社會不接納我們？記得我們的學姐曼萍嗎？」

「曼萍？哦。」陸小堯點點頭。

「我前天在路上遇見她，她消瘦得令我認不出。她滿腹牢騷地對我說，未唸大學前她是個合格教員，大學畢業後，她費了好大的勁才能在一間私立中學當教員。若干年後，她結了婚，生了孩子跟着丈夫遷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却找不到工作，後來她打聽到一間學校有個空額，就盡力去進行，但到頭來還是落空。」

「甚麼原因？」

「還不是文憑的關係。」潘穎濂說。

「所以我父親的看法就錯了，其實大學教育是個人本身學問，品格的潛修，實際的工作才能解決最起碼的生活。」

「穎濂，我決定拋棄智識份子的優越感，只要是正當的職業，無論甚麼工作我都肯幹，從明天起我決定再去碰碰運氣。」

「這樣就好辦了，其實我們這個時代的智識份子應該頭頂得住天，腳踏得穩地，幸福是要靠自己雙手去發掘和創造的。」潘穎濂的眼睛凝視着前方，無限感慨地，「想當初我寫稿的時候遇到多少的困難和挫折。東家嫌我寫的長，西家嫌我寫的短，這個刊物說我不合它的風格，那個雜誌又說我寫的不夠深刻，但我不管，寫我喜歡寫的東西，做我喜歡做的事。」他苦笑了一下，「現在我是一名職業稿匠，至少還可以解決個人的生活。」

「我真羨慕你，你的腦袋裏似乎有寫不完的東西，我和你雖是同系，」陸小堯擺擺手，「可是我却不是寫作的料。」

「人各有志，你應該回你的理想道路入手。」潘穎濂嘆了口氣，「其實在此時此地，寫作是一條坎坷漫長的道路，你知道嗎？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先後寄到各地的一些報館去，要求他們連載，結果這份稿件周遊列國，最後回到我的手中已是殘缺不堪了。」

「爲甚麼？你的小說一向寫得那麼好，我記得在中學和大學時期，你還得過幾次冠軍呢。」

「好？幾乎所有的回信都說我沒有名氣，恐怕讀者不歡迎。」

「這真是一種奇怪的哲學，不嘗試怎會有名氣？」陸小堯拍拍他的肩膀，「喂！不如你自己把它印成書出版？說不定有了喜歡你的小說的讀者，以後不就可以發展你的才能嗎？」

「出版？」他睜大眼睛，「你是印刷機？你替我印？」

「事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剛才你還說過，創造幸福得靠雙手，路是人走出來的，我們可以想法子籌備一筆印刷費。」

陸小堯的話，像一盞燈點亮了潘穎濂的眼睛。他想，我一定要為自己打出一條路來，以後得多寫些稿，多賺點稿費儲蓄起來做印刷費。」

這晚，他做了許多夢……

夢見他是個蹦蹦跳跳的小男孩，翻山越嶺，捉魚，捕蝦，到玳瑁潭去游泳，唱歌，嘯叫，狂笑……

又夢見初中畢業那年，母親去世了。他與父親相依為命。父親在一個鑛場裏工作，常鼓勵他，提醒他努力求學……

再夢見高中畢業那天，他喜氣洋洋地把文憑帶回來給父親看，父親高興得摟住他，老淚縱橫地哭起來，嚷着要送他進大學。

夢境越來越紊亂，接着鑛場土崩了，他看見父親在滾滾的泥漿中掙扎着，直喊救命，他冒了一身冷汗，霍的一聲從床上驚起，他的心臟幾乎從胸腔里跳出來，這些夢境都是過去的事實。他呆呆地凝視窗外，四周萬籟俱靜，只有稀疏的星星在閃爍，夜蟲在悲鳴着。

他記得陸叔從錫鑛公司轉來一筆撫恤金給他，他扣去安葬父親的費用外，剩下的錢，他全花在唸大學，此後陸叔的家就成爲他假期回來的安棲處，如今父親的犧牲可有代價嗎？自從大學畢業後，他踏破鐵鞋仍舊找不到一份工作。他用力地咬痛着下脣，我要寫，嚴肅地寫，努力地寫，爲死去的父親，爲自己的前途，爲……

朦朧中他又睡去了，他夢見雲端站着一個脣邊掛着夢娜麗莎那一抹笑意的少女，閃爍着星星般晶瑩的眼睛在望着他。他從夢中驚醒，誰？她是誰？那麼地生疏又似曾相識，啊！他打打自己的頭，我記起來了，莫非是她？那個像一株小小蘭花的女孩子。

每天過了中午，白銚屋內是一片炙熱，潘穎濂無法在這種環境下繼續執筆。按照習慣，他又到超人咖啡座去繼續沉緬在他的創作意境中。

往日他到這兒來的時候，並不會留意這里任何一個人。今天他剛坐下，眼睛竟向四處巡視，他也不知是什麼驅使？終於他停留在李若蘭的臉上。

「喂，怪人又來了，你去招呼他。」陳心蕊用手肘撞了一下李若蘭。

李若蘭帶着輕盈的腳步來到潘穎濂的面前，那對深沉烏黑的眼睛怔怔地望着她，使她臉紅，心跳，她還未開口他就低聲地對她說：

「一樣，今天你該懂了吧？」

李若蘭微笑地點點頭，臉上飛上兩片紅霞。

熱氣騰騰不加糖的黑咖啡終於捧來了，這次李若蘭小心翼翼地提起咖啡壺正準備替他斟倒，他把咖啡壺接過了，自己斟了一杯。

李若蘭有點不好意思，「你怕我再弄髒你的稿件？」

「沒這個意思，我喜歡自己來。」他連忙解釋。

「今天的星橫報有你的一篇小說，星洲報有你一篇散文，南洋商報有你的一首新詩，中國報也有你的一篇雜文。」李若蘭帶着欽佩的眼光望着他，「你是職業作家？」

他搖搖頭苦笑，「我是一名稿匠，靠寫文章找生活，那有資格稱作家？」

李若蘭覺得有點好笑，「稿匠？」這真是個新名詞。爲了寫文章，天天灌苦咖啡，的確是在摧殘健康，他也不知道什麼在驅使她，望住他說：

「你天天喝一壺苦咖啡，對你的健康會有很大的壞處。」

他怔住了，自從到這間咖啡座來的這些日子里，他天天都在喝苦咖啡，可是却沒有人告訴他對健康有害，「謝謝你。」他凝視她，「你住在我們那一帶？」

「嗯。」她點點頭，捧着托盤走開來。

「這怪人對你似乎很感興趣？」李若蘭回到櫃檯前，陳蕊單着一隻眼睛取笑她，她感到一陣臉紅，連耳根都熱起來了。

李若蘭偶而回潘穎濂的座位望去，那一對深沉烏黑的眸子正凝視着她，似乎想看進她的靈魂的深處，她心中一陣震慄，這種感覺和對過去林谷的感覺截然不同；林谷在她過去的感覺是個隨便撞進的避難所。而潘穎濂在她的眼中，似乎是深不可測，是幸福泉源的追溯地。

時間一個鐘頭又一個鐘頭的溜走了，她看見潘穎濂埋頭執筆不停地書寫，那麼地起勁，那麼地有毅力。

該是下班的時候了，她和陳心蕊一齊走出咖啡座，她看見他走在前面，腳步放得緩慢，偶而回過頭來對她微笑，那一雙深沉的黑眼睛，好銳利，好明亮，使到李若蘭無法抗拒。

「是嗎？我說他對你有興趣，沒錯吧？」陳心蕊張開嘴嘻嘻地笑，「你未來這里工作，這怪人從不看人，也從未對人笑過。」

「……………」

走到分岔路，潘穎濂又回過頭來，陳心蕊揚着聲音：「喂，怪人，跟若蘭說再見啊！」

潘穎濂，緩慢地將手舉起，搖了兩下，尷尬地向他們笑了笑。

李若蘭扯了一下陳心蕊的衣裙說：「別開這個玩笑嘛。」

陳心蕊向李若蘭扮了個鬼臉，拖着她跑下斜坡的泥濘路，朝着回家的方向走去。

潘穎濂回到陸叔的家，看見屋里的氣氛很好。陸叔抽着香煙，不停地點着頭聽陸小堯講話。他看見潘穎濂進來，就把香煙燃熄，高興地說：

「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小堯在東宏貿易公司的營業部找到一份工作了。」

「真的？那恭喜你啦。」潘穎濂雙手緊緊地握住陸小堯的手，他感覺陸小堯用力在他掌

「真的？那恭喜你吔。」潘穎濂道。
心捏了一下，向他使了個眼色，頓然間，他的滿懷興奮都瓦解了。

「幸虧我堅決反對你到我的炒粉檔去帮手，要不然，傳給公司的同事知道，人家會瞧你不起的。小堯，要好好好的幹。」陸叔帶着無限的希望，「將來當了個主任或經理，替你父親出口氣，啊？」

「知道了，爸。」他應了一聲，側過面去，對潘穎濂說，「天氣好悶熱，我們到河畔走走。」

「哎呀，你這孩子怎麼啦？穎濂剛回來，連涼都未沖，你就拖着人家向外跑？」陸嬸責備陸小堯道。

「媽，我們吹吹風就回來的。」

「別耽太久啊，快要吃飯啦。」陸嬸囑咐道。

「知道啦，」他一把拖了潘穎濂就向外跑。

「到底是怎麼回事？你騙陸叔？」

「我沒騙爸，我的確在東宏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但那只是上門推銷他們公司的產品。」

「哈！大學畢業生當推銷員，這像什麼話？」潘穎濂有點不平。

「你還抱有知識份子的優越感。」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覺得這個世界實在太不公平。」

「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可多着呢。」陸小堯聳聳肩，「要過現實的生活，就得工作，這社會不允許我們選工作，而是工作選我們。」他有點自嘲，「其實勞力換薪金，不偷不搶，光明正大，管它像話不像話，我能多推銷貨品就多賺錢，噯，這倒不錯啊，只要我的嘴巴乖巧些，人勤快些就可多賺些錢幫你籌備出版你的小說。」

「小堯，這些年來，你們一家人對我的厚愛，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我怎能再拖累你？」他拍着陸小堯的肩膀，感動地說。

「咱們是患難兄弟，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陸小堯緊握住他的雙手，「寫吧，繼續努力的寫，寫些健康的，主題正確的小說，目前的青年人實在需要健康的精糧食。」

兩個青年人懷着美麗的憧憬，向原來的道路走回去……

晨曦微露，清風穿梭，堤岸上遍地落花，清澈的河水潺潺地流着，迷茫的白霧，嫵嫵地繞着山峯。有一個青年人穿了一條白色的運動褲，在河堤上打太極拳。

他就是潘穎濂，由於長期坐着寫作沒有機會運動，所以他常喜歡在清晨行人稀少的時候到河堤上練習太極拳。正當他集中精神，準備做太極起式時，他聽到一陣輕輕的嘆息，這嘆息輕得彷彿一片葉子飛落在地上。他沒有理會它，繼續練拳，又一聲輕喟，正如秋風掠過雲間，他無心再練習。本着人類的好奇心，向聲音的發出地去窺探。來到一棵淺紫色的皇家花樹下，他呆住了；那石膏像的側面，微蹙着眉頭，星星般的雙眼凝聚滿淚水，緊閉的紅唇呈畫出一道曲線，她癡癡地凝視着河堤對面遠處的一間屋子在嘆息，在回味。這個熟悉的側面不就是咖啡座里的李若蘭嗎？若蘭，這清秀脫俗得像山谷裏一株小小的蘭花的若蘭，她有甚麼傷心事嗎？他輕輕地咳了一聲，她驀地回過頭來，四目相投，她怔住了，急忙用手絹揩了揩眼睛，他對她點點頭，走前去問道：

「你曾在河堤對面那帶屋子住過？」

她驚奇地望了他一眼，點點頭。

「有許多值得回味的往事？」他掬起地上的一堆淡紫色的落花，慢慢地把它撒滿在地上，凝視她，「像落花般繽紛綺麗？」

李若蘭搖搖頭，眼神惆悵，她輕聲地問：「你在尋找小說的題材？」

「那並不盡然，我很願意聆聽人生的一些插曲。」

她移動腳步，踏着遍地落花的小徑，「這是一連串美麗而又醜惡的故事。」她明亮的眼睛里閃爍着期待的光芒，「我倒希望你能把它寫成一部長篇小說。」

「哦？」他有點出乎意外，「我洗耳恭聽。」

他們迎着清晨的涼風走着，談着，一連串纏綿悱惻，哀艷動人的故事像慢慢流着的河水，緩緩地湧出來……。

「這是我從來未想像過的動人的故事。」潘穎濂輕嘆了一聲，「但願它能有一個完美的結局。」

「以你的才華，把它寫成一部長篇小說出版，將會是部暢銷書吧？」她凝視着他。

「出版書？」他攤攤手，「我憑什麼？」帶着詢問的眼光，「你有興趣聽一個平凡的故事嗎？」

不知不覺他們已走到河流上游的橋邊，他們憑倚在欄杆，潘穎濂從地上檢起幾粒石子，一顆一顆地扔進河中，河水起了許多漣漪，他那些平凡的故事不平凡地湧出來了。

靜靜聽着的李若蘭感到有點鼻塞，淚眼模糊，她意想不到世界上還有許多可悲的事跡。

「若蘭，」他忽然衝動地握住她的雙手，「別爲我難過，我相信幸福是靠自己創造的。」

這個怪人怎麼會有她一樣的想法呢？她怔怔地望住他，他彷彿是一個初昇的太陽，溫煦，光明，燦爛……。

「哎呀，原來你和他跑到這里來啦，害我找得你好苦呀，可以回去吃早餐了吧？」他們的背後忽然傳出一陣銀鈴般的聲音，李若蘭慌忙縮下手，回過頭去看，只見陳心蕊盤着雙手斜倚在樹旁，兩眼朝着天空。

「別開玩笑，我到這兒呼吸新鮮空氣，偶然遇上他。」李若蘭小聲地跑到她的身旁說。
「這正是愛情小說中的巧遇啊，哈哈……。」她毫無顧忌地大聲說着，像一隻彩蝶似的飛走了。

午後，潘穎濂又習慣地到超人咖啡座去，他剛坐下就聽見陳心蕊的笑聲，「還不快去？他來啦！」

李若蘭緋紅着臉，走到他的面前，「一樣？啊？」

「鮮牛奶一瓶。」他爽朗地笑了笑。

「哦？改變習慣？」

「我要聽從一位關心我的少女的勸告。」他深深地望住她。

李若蘭的臉上飛上幾朵紅霞，低着頭回到櫃檯將一瓶牛奶捧給他。

「放工等我。」他低聲地說。

她點點頭，回到陳心蕊的旁邊，陳心蕊陰陽怪氣地說，「太陽要從西邊出來了，怪人竟然改變習慣，喝起鮮牛奶來，誰有這麼大的力量影响他？」

李若蘭低着頭，假裝聽不見。陳心蕊扯扯她的西裙說：「說真的，怪人是個有才氣的作者，在報上我也讀過他不少的作品，他的文章寫得那麼親切動人，如果有人鼓勵支持他，他必定會成功。」她忽然認真地說：「昨晚你告訴我他的身世，使我深受感動，大學畢業生淪落到這個下場，真是可悲。若蘭，我們應該出錢出力帮他一點忙，讓他的第一部小說能出版，我們從今天起，把錢存起來帮他，啊？」

李若蘭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她沒想到一向愛鬧愛笑的陳心蕊竟有一顆赤熱的心腸。「好，我們一言爲定。」她有點不明白，「我們怎出力帮他呢？」

「穎濂，快起來啊，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陸小堯一把將他從床上揪起，「這幾個月來，靠我三寸不爛之舌，替公司推銷了許多貨品，這次，總經理升我做推銷部主任，不但加了我的薪水，還給了我五百元的花紅呢。」

「唷唷！」潘穎濂一腳踢開蓋在身上的破被，跳起來握住陸小堯的手，「恭喜你，小堯，你是有眼光的，扔掉智識份子優越感的包袱，你終於熬出來了。」

「快洗臉，我們去找印刷公司。」陸小堯使勁地一掌拍在他的肩膀上。

「幹甚麼？」

「你忘啦？我答應過幫忙你出版你的小說啊。連這次的花紅，我一共存到一千元，喂！你那兒存到多少？」

「我才存到五百元，這數目大概不夠吧，況且我怎好意思用你的血汗錢呢？」

「別計較這些，我們是難兄難弟，我要你站起來讓別人瞧瞧。」

溫煦的陽光，洒滿了堤岸，涼風輕輕地穿梭，鳥兒在歌唱，遠山在含笑，兩個青年人嘖

哩呱呱地比手比腳走在河堤上。

「到底要印多少本呢？」潘穎濂問。

「我看至少要印五千本。」陸小堯伸出五個手指說。

「這麼多，賣不完怎辦？」

「那會賣不完？星馬受華文教育的人多着呢。我們把一半的書撥給發行網，一半由自己推動。」他充滿信心地說。

「好，就聽你的。」走到岔路，潘穎濂說，「我去告訴一個朋友，今天可能不去咖啡座。」

「你有一個朋友住在這兒？是誰啊？怎麼我不知道的？」陸小堯有點疑惑。

潘穎濂的臉一陣通紅，「見了面，我替你介紹。」他指了指前面的白鋅屋，「哪，她就住在那間屋子。」

「那間屋子？我可有點怕。」陸小堯尷尬地搖搖頭，「那間屋子里住着一隻鐵嘴鷄。」

「鐵嘴鷄？」潘穎濂呵呵地笑起來，「怎麼那人這樣可怕？」

來到門前，潘穎濂輕輕地喊着：「若蘭。」

門呀的一聲打開，陳心蕊圓睜着雙眼指着陸小堯罵道：「牛皮膠，又是你，你三天來一

次，兩天來一趟，直逼人買你的貨品，哼！牛皮膠，告訴你，此後不准再來！」

「鐵嘴鷄，你別隨便罵人，看清楚一點，今天我那有帶貨品來？」他攤開雙手向她扮了個鬼臉。

「牛皮膠，你少給人起綽號。」陳心蕊氣呼呼地插着腰瞪住他。

「鐵嘴鷄！你也別隨便給人起花名。」陸小堯以牙還牙地瞪住她。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你們兩個認識的？」潘穎濂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李若蘭出來看見這種情形，不禁抵住嘴巴笑道：

「我們邊走邊說吧。」

「到底是怎麼回事呀？你們兩個像貼錯門神似的。」潘穎濂看見他們邊走邊拌嘴便好奇地問。

李若蘭正欲解釋，陳心蕊回過頭向潘穎濂訴苦道：

「這個牛皮膠幾乎隔兩三晚就到我們家來纏着我們買他的貨品，如果不買，他就像牛皮膠似的纏住你不放，你說討厭不討厭？」

「不買也吧，可是她偏要罵人，你說是不是鐵嘴鷄？」陸小堯不服地反駁道。

「好了，好了，你們別吵，都是我連累他，他若不是想多賺點錢幫我出版那部小說，也

「我只是個平凡的稿匠，千萬別稱我做作家。」潘穎濂謙虛地說。

「稿匠？哈……哈……」陳心蕊笑彎了腰，「這名堂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她滿腔熱誠地說「你們的經費有多少？」

「一千五百元。」

「一千五百元那夠呢？這幾個月以來，我和若蘭省吃儉用也存到五百元，今晚放工後我把錢送過去給你們。」

「不行，不行，我是個堂堂的男子漢，不能用你們女孩子的錢。」潘穎濂搖搖手推辭說。

「你已被現實的環境壓得抬不起頭，我們希望你站起來，這樣才是個堂堂皇皇的男子漢大丈夫。」

「鐵嘴鷄，啊！對不起，對不起……」陸小堯一連向瞪眼插腰的陳心蕊行了整十個的童軍禮，「我們無論如何一定要幫穎濂把這部書出版，一來，可以奠定他以後寫作的專業基礎，二來，也表明我們的立場；我們這些滿腔熱誠的被忽略的大學畢業生，仍然是愛護這個社會，誠心要為這個社會作出應有的貢獻。」他又望望李若蘭說，「經費不夠，我們還可以想辦法去籌備，若蘭，你說是嗎？」

李若蘭點點頭，走到十字路口，他們就揮手告別。

這是一間規模宏大的承印公司，推門進去，說明來意後，他們好不容易才被接待到裏面的經理室。

經理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身材高高瘦瘦，下巴尖削，一對細小的眼睛透過兩片眼鏡透視出來，炯炯有光，他一面翻着賬簿，似乎沒有發覺有人進來。好一會兒，他把賬簿合攏，用銳利的眼光掃了他們一眼問道：

「有什麼事？」

「我們打算出版這部小說。」潘穎濂把原稿遞給他，「請你算算有多少頁？印五千本需要多少錢？」

那人有氣沒力地隨便翻了一下說，「你看清楚我們的招牌嗎？我們這裡是專門做學校生意的，只印我們公司出版的學校課本。我們的印刷公司在香港，起碼一種課本，我們是印好幾萬本的。」他把原稿遞回給潘穎濂，「這是什麼？」

「文藝小說。」

「文藝小說？哈哈……」他不禁笑出聲來，「對不起，我們這裡不隨便承印別人的書籍。」他帶點輕蔑的口吻，「尤其是文藝小說，我們更不敢印，如果賣不去的話，對我們承

印公司的招牌有很大的損害。「他旋轉一下他的椅子，連瞧也不瞧他們一眼，就反過身去打電話了。」

「真是倒霉，第一回就碰釘子。」潘穎濂邊走邊發牢騷。

「別氣餒，我們到另一家去問問。啊！我記起來了，有一間出版社兼承印公司，里面的老板聽說有些是作家呢。」陸小堯滿懷希望，「我想他們一定肯提拔後進的。」

「真的？那我們快點走！」

搭車，趕路，趕路，搭車，他們汗流浹背，好不容易爬到四樓，說明來意，他們又一次被請進接見室。旋轉椅上坐着一個身材臃腫，皮膚白哲的中年人，他的下巴打成三個摺，態度溫文和藹，他操着滿口福建腔的華語，用蚊叫似的聲音問道：

「兩位有什麼事？」

「我想出版這部……」潘穎濂考慮了一番，下了個決心，「愛情文藝小說，請你打個價。」他把原稿遞過去，「這一疊有多少頁？五千本要多少錢？」

那人把跌在鼻端的金絲眼鏡托上去，從兩片玻璃鏡的後面，睜大眼睛，從頭到腳打量了他一番，又掀開他的稿件，看了一會兒，似笑非笑地說：

「潘濂？這名字我沒聽過，」他帶着長者的教訓口吻誠懇地說，「你是個沒名氣的作家

，要印書嘛……最多印一千本，否則以後賣不完，放在家里看了又碍眼，那時包你要燒掉它。」。

「這是什麼話？難道一個文藝工作者一出現就要有名氣？」潘穎濂心裏忿忿不平，他還是堅持，「我們有把握賣完它，請你算算五千本需多少錢？」

「年輕人，別雄心萬丈，我勸你印一千本。」那人嚴肅的說。

「那麼一千本要多少錢啊？」陸小堯問。

「印少就貴啦，」那人把原稿又翻了一下，撥動算盤，自言自語地，「三十二開，一百公分粉底的封面，二百頁，一千本大概也要兩千塊。」

「兩千塊？如果一本賣兩塊多錢，發行網每本扣四十巴仙，那豈不是要虧本？」潘穎濂問他。

「所以嘛，沒名氣，寫出來的書怎能賣？」那人又用蚊叫般的聲音，打着福建腔的華語說。

兩個青年人懷着滿肚子悶氣，離開了那間頗有聲望的印刷機構。「唉！真令人感到失望，連有名氣的作家對出版文藝書籍也不敢抱着樂觀的態度。」陸小堯嘆了口氣。

「他是誰？」潘穎濂問。

「凌風。」

「啊？他就是凌風？小堯，我想他的話都是誠懇的肺腑之言，不如我們索性拉倒吧。」

「不行，不嘗試怎知道沒有成果？」陸小堯重重地在潘穎濂的肩上拍了一下，「我記起一個人來了。」

「誰？」

「一個富商，跟我們公司有生意上的來往，他兼做出版事業的生意。走！」他又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我們找他談談，把小說交給他出版，省錢又省力。」

兩個青年人又滿懷希望，他們走得起勁，快捷，走過橫街，穿過小巷，再換兩次巴士，總算來到目的地。機構的外面掛着南國貿易公司的招牌，並沒有寫什麼出版社，陸小堯看出他的疑惑，就對他說：

「這人是個大老板，南國貿易公司包括他的許多生意在內。」

陸小堯走進里面，向對門坐着的一個女職員道明來意，她立刻用電話向里面聯絡，然後禮貌地對他們說：

「波士叫你們進去。」

「嗨！是你，密斯特陸，」他熱烈地伸出手來向他握了握，望着潘穎濂，「這位是……」

「這是我的同學潘穎濂，這位是南國貿易公司董事長維廉張先生。」

潘穎濂伸出手去和他握了握，維廉張指着椅子說：

「嗨！你好，請坐。」接着他按鈴吩咐侍者送上三杯咖啡。

潘穎濂仔細地打量他，這人看來只有三十多歲，長得英俊挺拔，一口漂亮的華語夾帶外國腔調的英語，再看看牆上掛着的文憑和桌上擺着的名片，原來他是英國大學畢業的商學士，如今是幾間公司的老板。他心里納罕，這人如此年輕就有驚人的成就，實在令人欽佩。

「剛才接線生告訴我，你們想要出版一部書是嗎？」維廉張問。

「是的，我想出版一部小說。」潘穎濂說。

「哦？那好極了，好極了，是英文本還是中文本？屬於什麼性質的？」維廉張頗感興趣地望着他們。

「是中文本的愛情文藝小說。」他考慮了一會兒決定這麼回答。「原稿在這里，請張先生過目。」潘穎濂說着把稿件遞給他。

維廉張攤攤手表示有點歉意，「中文我只會說，不會看。沒關係，我叫黃秘書進來與你們談談。」說着他馬上按鈴。

黃秘書進來了，那是個矮矮小小，前額微突，年約五十歲的男人。一雙老鼠眼細小而尖銳，溜呀溜的，彷彿一眼就能看穿別人的心事。嘴唇微翹，一臉勢利冷漠的表情。

「波士有什麼事嗎？」他恭敬地問維廉張。

「這位潘先生想給我們公司出版一部文藝愛情小說，就是這疊，你拿去看看。」維廉張指着桌上那疊原稿。

「幸福藏在手裏？」黃秘書一面翻着原稿，一面自言自語。

大概看了十分鐘，他抬起頭，眯起眼睛說：「寫愛情小說就得香艷，刺激，這樣才能賺錢，你最好帶回家去加點調味品，送來我看過再作決定。」

「什麼調味品？」潘穎濂摸不着頭腦。

「調味品你不懂啊？就是加點鹽，要鹹一點的。」他斜睨着他。

「你的意思是要我把它改成黃色小說？」潘穎濂有點生氣。

「管別人叫它什麼名堂？管它黃色或灰色？只要能合我們公司的要求，我們才接受替你出版，你要明白，出版商要做的是賺錢的生意。」他頓了頓又對他說：「書印成後由我們公司定價，每銷去一本書，作者抽十巴仙，半年結算一次，如果再版嘛，每銷一本就扣十二巴仙給作者。怎樣？你回去考慮，考慮。」

潘穎濂聽了感到不是味道，他尷尬地欠欠身，「我回去考慮之後才回覆你怎樣。」

「O·K」維廉張點點頭。

走出南國貿易公司，兩個青年人滿腹牢騷地討論着。

「這簡直是令人意想不到。」陸小堯憤憤地，「維廉張這樣圓滑，難怪他發達。」

「虧他說得出加什麼調味品，要我寫黃色小說，我情願餓死也不幹。」潘穎濂摔了摔頭，大步向前走。

他們沒有向殘酷的現實低頭，兩個青年人繼續討論怎樣出版這部小說。走到一個公共電話亭，陸小堯提議從電話簿中找出一些承印公司的地址，終於他們找到一間叫翔泰的印刷館。按照地址來到目的地，他們道明來意後就被請入辦公室。經理是位五十歲左右的人，個子高高瘦瘦，眼睛跌在鼻頭，看人時眼球向上翻。

「請坐。」那經理笑起來，臉上縮起許多縐紋，「這是我的名片。」說着他把一張卡片遞過去給潘穎濂。

「翔泰印務館經理上官光明。」潘穎濂心里唸道。

「上官先生，請你替我估個價，這一疊稿印成書大概多少頁？五千本要多少錢？」

「好，好。」他接過來，用筆在紙上算着。

右邊的電話响了，他把筆放下，談了好久又再計算；不久，後面的電話又响了，他轉過身去又談了好一陣子，放下電話，再算着，「大概二百頁，三十二開，用一百公分的封面，印五千本大約要四千元。」

兩個青年人被嚇了一跳，你看我，我看你，還是陸小堯頭腦靈活，他說：

「如果把字排密一點，減少頁數，三千本要多少錢？」

上官經理把跌在鼻頭上的眼鏡往上托托，眼睛向上翻了翻，拿起筆來又再算算。

「一百六十頁，三千本嘛也要三千多元。」

「經理先生，怎麼五千本要四千多元，三千本也要三千多元呢？」陸小堯問。

上官經理有點厭煩，「這些你們是不明白的，印多價錢低，印少價錢高。」

「好，我們回去考慮，考慮。」

走出了翔泰印務館，潘穎濂嘆了口氣說：

「算了吧，我們那來這麼多錢？」

「別氣餒，我們慢慢再想辦法。」陸小堯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

晚上，李若蘭和陳心蕊到陸叔的家去，一踏進屋裏就看見潘穎濂和陸小堯正在討論着印

刷費的問題，陳心蕊揚聲問道：

「牛皮膠，你們今天接洽得怎樣？」

陸小堯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想回敬她一句「鐵嘴鷄」，但不知爲什麼，他不忍叫她的綽號，她的熱誠，坦率，美麗大方已有點吸引他了。他嘆了一口氣，把今天的一切經過告訴她。

「我和若蘭已儲蓄到五百多元，還差一千元，大家可以想辦法籌備。」陳心蕊說。

「這個週末，契媽休假回來，我也請她助你一臂之力。」李若蘭對潘穎濂說。

「我的事怎好麻煩大家呢？」潘穎濂非常不安。

「你也別推辭了，我們就這麼一言爲定。走，我們到河堤去散步。」陸小堯說。

繁星在夜空中閃爍，月色洒滿了花樹，洒遍了小徑，河面上是一片銀白色。晚風穿梭，扶疏的花樹散發出陣陣的幽香。潘穎濂和李若蘭手拉着手在大家的前面走着。陸小堯深深地凝視着陳心蕊，一向活潑好動的她，也被他灼灼逼人的眼光融化了。

十四

經過大家的支持和幫助，潘穎濂終於籌備得一筆經費，決定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說了。他興奮，驚惶，對前途滿懷希望……他戰戰兢兢，把原稿修了好多遍，才正式交到印務局去。

在原稿還沒有打好之前，潘穎濂有一段空暇的時間。這段日子，他的心里似乎有顆火種，暖暖地燃炙着他。一羣醜惡的人逼害折磨一個純潔善良的少女的故事在他的腦里蘊釀，這是以李若蘭為題材的另一篇創作。他喜悅，驚惶，憤慨，不平，他的血液里流着寫作的熱忱。這部新的創作中有他的影子，心聲，戀愛，他打算注入他全部的精神和情感來好好地寫它。

午後，他懷着滿腔的熱誠衝進咖啡廳去。踏進里面，他驚愕地呆住了。

李若蘭的手被一個長得風流倜儻的青年人握住了。

「放開我，我還要工作。」李若蘭惱怒地企圖掙開她那隻被握着的手。但無論怎樣，那青年仍緊握住她的手不放。

「若蘭，好久不見了，坐下來嘛，我們談談。這是我的新模特兒，新打令。」那人用眼睛瞟瞟他身旁那位裝扮新潮的一位明艷照人的女人說。

那女人眯着一雙媚眼，吃吃地笑個不停。

「別自鳴清高，當女侍就得陪客人坐，何況我們過去是老相好，哈哈……。」

「林谷，你說話尊重點，別隨便侮辱人，我是侍者不是吧女，對不起，我不能陪你坐。」

李若蘭憤慨地瞪住他，再用力摔開被握住的手，「你到底放不放手？」

「你陪我坐坐，我就放手，嗯？」他斜睨着她。

「想不到你變得這麼下流，無恥，哼！」她再用力摔開他的手，可是林谷牢牢地捉住她不放。

「甚麼是下流？哈哈……，你在這兒陪男人下流，還是我陪女人下流？啊！」他望望他身邊的模特兒，那女人向他拋了個媚眼，兩個人相視大笑起來。

「放開她！」潘穎濂怒氣沖沖地跑到他的面前吼道。

林谷有點吃驚的自然地鬆開手，接着他昂首大步衝去櫃檯，把主管人叫出來。只見那人唯唯喏喏地跟在他的後面，向他們走過來。

「把他趕出去。」他指着潘穎濂。

「是……是……」

「你憑甚麼？」潘穎濂怒問道。

「就憑這個！」他昂起頭，傲慢地從他的衣袋里抽出一張卡片，卡片上印了好幾行字，其中一行是超人咖啡座董事長。

「我花錢上這兒來，你沒權趕我。」

「哦？花錢？」他輕蔑地，「就是那個叫一壺不加糖的黑咖啡，死賴在這兒一個下午的無業遊民？」他從鼻子里哼出，「你那副窮酸相只配坐街邊的咖啡攤，我這兒不歡迎你這種客人。」

「若蘭，我們走！」潘穎濂拖着李若蘭往外跑。

「慢着，」林谷喝道，「你如果跟他走，以後就別回來這兒工作。」林谷老羞成怒地吼着。

「沒人希罕再在這兒工作。」李若蘭不屑地說。

「我也不希罕在這里呆下去。」剛從洗手間出來的陳心蕊，聽到同事把事情經過的始末告訴她，她憤慨地走到林谷的面前狠狠地瞪住他罵道。

「滾！都給我滾！」林谷大吼起來。

「哼！有甚麼了不起，色情鬼。」陳心蕊回過頭去尖着嗓子啐了一口。

林谷又氣又恨，望着他們的背影消逝在門口，就從桌上端起酒杯和他的新相好，新模特兒，碰了一下杯子嘈嘈的喝下去。

三個年輕人憤憤地離開了咖啡座，他們心思紊亂，情緒衝動，陳心蕊的心臟一直衝擊不平，她憤憤地說：

「林谷真是一個斯文敗類，社會的渣滓，憑着有錢有勢就隨便玩弄女孩，侮辱別人。」

「都是我闖的禍，害你連工作也丟了，這叫我心里怎安呢？」李若蘭歉疚地望着陳心蕊

「世界這麼大，何處容不了我們？你不必把這事記在心上，」陳心蕊忽然跳起來叫道，「我們去找小堯，叫他介紹我們去當推銷員，若蘭，你肯幹嗎？」

「怎麼不肯呢？只要靠雙手賺飯吃，再辛苦的工作我都願意做。」李若蘭有點憂慮，「不知他們公司還需要請推銷員嗎？」

「這點你們不必憂慮，小堯曾對我說，他們的公司常要聘請推銷員去售賣貨品。潘穎濂插嘴說。」

「穎濂，」李若蘭幽幽地望着他，「我連累了你，以後下午你到那兒去寫稿呢？」

「別替我耽心，若蘭，有一個地方，我一直不會利用。」他用手指指遠遠近打河的方向，「我可在河畔的樹蔭下寫，也可到上游的辛尼華沙甘公園寫，那兒有樹蔭，有石桌，有石椅，潺潺的水聲，嚶嚶鳥語，涼風吹拂，花香飄送，可能我的靈感更多，寫得更好。」

「聽若蘭說，你正在寫她的故事？林谷事件該是個小插曲？」陳心蕊問。

「嗯。」他應了一聲，「還有你和小堯也是里面的配角。」

「哎呀，你寫你的戀愛史好了，別扯到我們身上來啊！」陳心蕊尖叫起來。

「小說除了寫戀愛外，也得寫些現實社會里的人物形態，這樣才算真實。」

「你的背景，若蘭的故事，再加上許多小插曲，這將是部最動人的小說，穎濂，你可真棒呀！」陳心蕊欽佩地說。

「你可別稱讚我，第一部小說尚未面市，不懂各方的反應如何？」

「我預祝你成功。」陳心蕊說。

他們一面走着，一面談着，上了近打河畔，來到分岔的泥濘小路，潘穎濂就和他們揚手道別。

山城的夜清涼，寧謐，習習的晚風把河畔上「皇家樹」上紫的，黃的，粉紅色的花輕輕

地抖了下來。花瓣搖搖曳曳地飄在堤邊，飛到河中，洒在行人徑上，縷縷幽香襲人，這意境美得如夢如詩如畫。

身為推銷部主任的陸小堯已經答應安排李若蘭和陳心蕊明天開始上街去做推銷員的工作了。

四個青年人開始並排地走着，慢慢地他們自然而然地分成兩對。

李若蘭和潘穎濂坐在河畔談心，陳心蕊和陸小堯手牽手地漫步到河堤的上游去了。

「若蘭。」

「嗯？」

「我把序曲唸給你聽好不好？」潘穎濂深情地望着她。

「甚麼序曲？」李若蘭不明地問。

「就是我开始寫的那部小說，「一株小小的蘭花」的序曲，你聽着，」他充滿感情地輕輕吟道：

「有一株小小的蘭花，

生長在峻峭的山崖，

她經得起雨淋日晒，

也受得住風吹雨打，
這一株小小的蘭花，
不允許別人隨便把她摘下，
她只愛在大自然中，

默默地散發出薰人的馨香，
教人好想，好敬，好愛她。」

李若蘭的身上沾滿了繽紛的落花，星星的光輝淡淡地照在她的臉上，她屏息地聆聽着。
潘潁濂的雙眼瀰漫了光與熱，望進了李若蘭的眼睛，他深情地說：

「若蘭，這只是個序曲，但願我能給這個故事里的女主角一個圓滿的收場，我能嗎？」
李若蘭怔怔地望着他。

一顆流星掠過夜空，凝聚在另一顆星星上，他們的心靈交融，多少柔情，多少愛戀，都
沉緬在彼此熱烈的擁吻中……

十五

最近這些日子，潘穎濂在非常忙碌的日子中渡過。爲了維持生活，他天天都在寫稿，而他那部——「幸福藏在手里」，也全部打好字，是嚴肅對稿的時候了。他不得不把「一株小的蘭花」攔在一邊，專心校對了。

誰能了解馬華社會的作者自資出版書籍，所蒙受到那種身心的勞瘁呢？潘穎濂的校對精神是嚴謹的，他每一個字核查，每一個標點符號審看，幾乎發覺每頁都有遺漏錯誤。有些地方還漏了一大段，他逐一把它們記下來。他每天清晨四點就爬起來一字一句的核對，對了十多遍仍然發覺有錯漏，這種校對的工作花眼神，費精力，拖時間。經過好些時日，總算把稿校對完畢。他舒了一口氣把稿送回印刷館去修正。又過了好久，他把修改過的稿件收回來仔細一看，仍然有許多錯漏，甚至有些地方還沒有更改。他費了很大的勁，往返印務館許多趟，好不容易才大功告成。

這時，潘穎濂已被煎熬得瘦癯，憔悴。正想喘口氣，印務館又通知他說，由於這部書是他自資出版，所以必須親自申請一個出版社，由該社印行。潘穎濂茫茫然，甚麼也不懂，奔

跑了好幾趟，費了幾十元，才拿到出版社的准証

在印刷期間，潘穎濂的情緒更加紊亂不定，他曾在夜半驚醒，出了一身冷汗，他就心書賣不完，沒法償還欠下朋友的債務，害怕有人惡意中傷，更怕讀者不能接受他的風格。他徬徨，迷惘，心神不定。他明知馬華文藝道路是崎嶇離走的，可是志趣使然，環境威逼，自從大學畢業後，他一直在失業，他只好帶着戰戰兢兢的心情，踏上這條坎坷的道路，他常默默祈求死去的父親能庇佑他，使他自己能用雙手去創造他所熱愛的文藝事業。像產婦的難產，再經過三，四個月的時間，這天他的「幸福藏在手里」終於出版了。

不知甚麼緣故，印務館沒有把書載來給他，也沒代他把書送到發行網去。幸虧這時陸小堯已擢升為推銷部主任，這天，他把公司的貨車借來幫他去載書，李若蘭和陳心蕊也興高采烈地一齊和他們到印務館去搬書。

潘穎濂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被印成一冊冊的書本，他又高興，又緊張，他的臉一陣陣發白，身上直冒出冷汗。

「恭喜你啊，穎濂，你的小說終於出版了。」

陸小堯見他楞在一旁，拍拍他的肩膀，「別緊張，看你全身都冒汗了。」

潘穎濂一面拭着汗，一面說，「全賴你們的幫忙，這部書才能出版。」

「哈……哈，你的表情真像初生的產婦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嬰孩。」陳心蕊打趣地笑道。

「快別緊張，揩揩你額上的汗吧。」李若蘭把自己的手帕遞給他。

「怎麼只有三百本？」陸小堯不明地問管理員。

「沒法子，我們印務局每天要裝釘好幾種的書，每一類的書，我們每天只能給幾百本，這幾天你們繼續來載吧，我想十天之內就能把書交清給你們了。」

四個人一人拿一疊，一下子就將三百本書搬到車上去了。

這三百本書到底要怎樣處置呢？大家在討論着。

陳心蕊忽然嚷道：「我想到一個辦法，現在我們把一半的書分給朋友，剩下的，我們四個人上街去售賣。」

「這似乎不大好吧。」潘穎濂說。

「我們不偷不搶，靠雙手找生活，有什麼不對？」陳心蕊答腔。

於是他們把一半的書分配給一些熟悉的朋友，剩下的書四個人分頭去銷售了。這是一種艱辛的工作，他們憑着信心和熱誠，冒着驕陽，汗流浹背的沿門去售賣。他們碰釘子，挨罵，受奚落，被潑冷水，但也碰到一些愛好文藝的讀者，熱心支持他們。經過一天的疲憊，他

們回到陸叔的家集合，大家計算一下，成績還不會太差。

經過了整十天的疲勞和奔波，三千本書終於收齊了。潘穎濂把一半的書分給發行網，剩下的書分給他的舊同學，另一部份交由陳心蕊發給她的朋友去銷售。

潘穎濂的小說出版後，獲得好評，也遭受到一些人的惡意攻擊。他不自滿，也不氣餒，對於一切的褒貶，他都淡然置之。

一天傍晚，陸小堯和李若蘭，陳心蕊等一夥兒回來了。陸小堯的手上還拿了一本雜誌，他怒氣沖沖地遞給潘穎濂說：

「你看這是什麼？」

「哦？書評。」潘穎濂接過來仔細閱讀，他的表情起先是憤怒的，痛苦的，後來漸趨平靜，他已預先知道馬華文藝道路是崎嶇難走，被人扔大石，射暗箭，這是難免之事。陸小堯按捺不住，吼道：

「這那里是書評？簡直是謾罵，」他用手彈了一下那份雜誌，「你看，罵得多露骨，多沒風度，說什麼「被逼看好」，誰逼他老兄買來看？」他用力掀開雜誌唸道：「這書最能暴露作者構思的弱點，用巧合來製造廉價的懸疑和發展情節，這是作者智力的一種侮辱，他作為小說家的才能仍令人置疑。」

「我從來沒自命爲小說家，」潘穎濂打岔，「我只要默默地耕耘，做個嚴謹的文藝工作者。」

「就是因爲你的作品嚴謹，健康，所以他就罵你爲了迎合馬華小說的所謂批判社會的傳統，搬了一大堆外國名詞來罵你缺乏道德上的想像力，說這部書是「說教」，令人反胃，哼！你這部書完全是基於發揚人道主義，正確愛情觀，難道這些是不正確的思想嗎？健康的作品就被誤解爲說教，我真不明白，他們爲什麼不去打擊外來的灰黃小說？反而本地一位作者，熬盡千辛萬苦出版一部書，他們就眼紅？就給予無情的抨擊？」陸小堯憤慨地，「還有，你看，他說你的小說裡的角色都是一些扁平人物，竟拿外國名作家的作品來和你的比較，把你的小說罵得一文不值，說什麼惟一可安慰的就是這部小說是你的第一部書。還有啊，」他把那份雜誌拿過來翻到最後一頁，「我懷疑書評的作者就是負責這一欄的『大爺』，如果不是他，至少他們是一鼻孔出氣的好朋友，兩個人一唱一和，表現得多整扭，自己露出了狐狸尾巴還不自知。」

陳心蕊向陸小堯拿過雜誌來看了一會兒說：「這簡直是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嘴巴，不過也似乎太重了些。這個人到底用意如何？怎麼態度這樣囂張？」

「我雖然不擅長寫作，但我唸的是中國語言文學系，對於文學的基本理論，也懂得多少

。文藝是要建設性的具體批評的。」陸小堯頓了頓，「正如魯迅先生說，『獨靠一兩本西方的舊批評論，或則撈一點頭腦板滯的先生們的唾餘，或則仗着中國固有的什麼天經地義之類的，也到文壇上來踐踏，則我以為委實太濫用了批評的權威。』這作者正如魯迅先生所述的那型的人。」

李若蘭靜靜地聽着，心里一直憤憤不平，她想，一個名正言順的大學畢業生，在社會上無法找到工作，結果靠寫稿來維持生活，而潘穎濂這部書又是在重重困難和打擊下方能有出版的機會，為什麼會遭到這種惡意的抨擊？她偷偷地看了潘穎濂一眼，她真就心他受不了這打擊從此放棄寫作，然而李若蘭的憂慮是多餘的，潘穎濂胸懷豁達地說：

「我自問主題健康，故事內容帶有鼓勵青年人向上，我不怕任何的抨擊。」他用力咬咬下脣，「馬華文藝道路是一條崎嶇難走的小徑，我既然踏上了，無論多困難，我仍然要走下去。」

「怎麼？你們在這兒開辯論會啊？」陸叔從房里走出來，和藹地問。

「陸叔。」陳心蕊和李若蘭急忙喊了一聲。

「嗯，」他應了一聲，「你們剛才的話我都聽到了，我覺得有勇氣出版自己的作品是件好事，萬事起頭來，穎濂，你千萬別氣餒呀。」

潘穎濼點點頭。

「爸爸，你放心，穎濼的意志是最堅強的。」陸小堯說。

「你的意志也不錯啊，」陸叔側着臉打量了他一番，「當初你瞞着我去當推銷員，」他嘆了口氣，「總算皇天不負有心人，如今你竟當上推銷部主任了。」

「爸……：你怎知道？」

「這一帶的人，誰不知道我的兒子是牛皮膠？」陸叔一面呵呵的笑着，一面神秘地瞧了陳心蕊一眼。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只有陳心蕊一個人低着頭，漲紅着臉。

「一定是小鹿告的狀。」陸小堯向站在牆角偷笑的弟弟瞪了一眼，小鹿也不甘示弱，向哥哥扮了個鬼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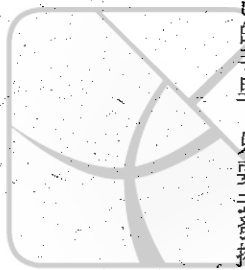
「心蕊，若蘭，你們今晚就在這兒吃飯吧。」陸嬸從廚房里出來，一面用圍裙抹着手，一面說。

「下次吧，陸嬸，媽會等我們的。」陳心蕊說。

「都是自己人，還客氣什麼？小鹿，你去告訴陳伯母說心蕊姐和若蘭姐今晚在我們這兒吃飯。」陸嬸吩咐小鹿道。

「哦？都是自己人？」小鹿做了一個神秘的表情，「好，我現在就去告訴陳伯母。」話未說完，小鹿就一溜煙地跑了。

這頓飯吃得非常開心，四個年輕人都在闡述自己的理想。陸嬌靜靜地聆聽，陸叔已改變他當初的看法，他確信幸福藏在自己的手里，只要去發掘，必能創造一個美麗的前程。



十六

經過了一段長時間，潘穎濂的小說已銷到七七八八了，這證明馬華社會仍有人愛好文藝，最令他感到鼓舞的，就是一間大型的報章約他寫連載小說，還有一些雜誌請他寫專欄，這些日子，他天天進修，寫稿，尤其致力埋頭寫他的「一株小小的蘭花。」

他很重視報章對他的第一部小說的一切評論。凡是善意的和具有建設性的批評，他都默默地欣然接受。

有一天，他翻開一份報章的副刊來看，使他感到驚訝不已。大標題是刺眼的譏諷文字，署名是王德。他仔細地從頭到尾閱讀好幾遍，他覺得這位「文藝評論家」句句都是咄咄逼人，對他的作品不作客觀的分析，而是以個人的框子和要求往別人的頭上套，正如魯迅先生說的：「往往用一個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合就好，不合就壞。」而這位「文藝評論家」竟把潘穎濂的小說列為不合他框子里的要求，所以他評之為「毒素」，視為「危害社會」的作品。一執筆就肯定一切，對客觀存在的環境和別人的困難完全不管，是一個十足的本位主義者，稱王稱霸，傲視一切，盛氣凌人。這位「文藝評論家」竟胡塗到把書中人物的對話思

想，套爲潘穎濂的言行意念。他不是一個愚笨的人，對於持有這種立場和不可理喻的「文藝評論家」他只有「笑置之」。

過了幾天，這份報章的副刊上竟然有一位讀者替他反駁，誰知這樣一來竟引起了一場空前未見過的轟轟烈烈的筆戰。這場筆戰戰得非常不漂亮，反面的文章都是以凶神惡煞的火氣味道姿態出現。特別是王德的三篇，他已把批評變成惡意的誹謗與謾罵。其他的都是聯成一氣的「幫腔」，他們用最底級的字眼來嘲笑他，甚至用最鄙卑的手法化裝成剃頭師傅、築路工人、家庭主婦、甚至冒認爲一群大學生來抨擊他。

潘穎濂覺得文藝是要建設性的善意批評的，但批評的方式應以說理爲原則，目的是要幫助別人少犯錯誤，而不是以「謾罵」的方式來征服他人。要批評別人就要光明磊落，堂堂皇皇，名正言順，尤其是男子漢大丈夫，不必縮頭縮尾在衆目睽睽之下冒充別人。

這些事情的發生，的確使潘穎濂感到困擾，他冷靜地再三思考，他並沒有得罪任何人，怎麼左邊的臉頰被擱一巴，右邊的臉頰又被擊一拳，他自己到底要套那一個框框？潘穎濂吁了一口氣，用力地咬咬下脣，他恍然大悟，一個文藝工作者，只要堅定自己的意志和立場才能成功，因爲文藝路不但崎嶇難走，而且寂寞得可怕，要熬得起寂寞和苦痛才能排除一切的障礙。

接着他收到許多素昧生平的文友寄給他的信，他們支持他，鼓勵他，他不再感到徬徨了。

有一天，陸小堯放工回來，看見潘穎濂就模仿古人的舉止，踱着方步吟道：「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唸完之後就在他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笑問道：「穎濂，你總該明白了吧？」

潘穎濂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搖搖頭，「我不知道你的悶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膏藥？」

「告訴你吧，老弟，」他把桌上的報紙拿起來，「這些聯成一派攻擊你的『大爺』們，正像曹植詩中的寓意，」他再拍拍他的肩膀，「現在明白了吧？哈！自導自演自閉幕，可是却阿Q得很，意以勝利者的姿態自居，不過最令我不屑的就是他們的手法太低拙了。」

「小堯，」潘穎濂嘆了一口氣，「其實我對批評的態度正如冰心女士說的『只要是批評中沒有誤會，在沉默里，我總是滿懷樂意的接受。』不過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立場和看法，我絕不隨便被任何一個框框套住。」

「文藝批評的態度應該公正，要舉事實要說理才會令人心服，可是這些人却憑着自己是『大爺』，濫用權勢，不在文藝界作出一點貢獻，反而恣意摧殘新苗，他們這種的做法實在太過份了。」陸小堯氣呼呼地，「既然有事實證明是這些人搞的鬼，我們找他們算賬去。」

「不必了，小堯，他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夜行者可自信不爲盜，然何不能使犬無吠？這種濫用權力的做法，必定會受到公衆人士的批判的。」

「也好，真金不怕火，你既然這麼大量，就由他去吧，事實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的。」陸小堯說完之後就跑進冲涼房去了。

潘穎濂走出屋外透了一口氣，他的心里的確有點害怕惡毒的誹謗會影響他的小說的銷路，他走着，走着，不知不覺走到新街場的一間書店。他抖着手指指書架上自己的小說，還未開口，那老板看到他就拍拍他的肩膀操着廣東腔說：

「老弟，唔使驚，呢的柚都係亂鬧人嘅，咁鬧做咁鬧，我賣我書，我當咁嘍。」

潘穎濂從書店里出來，再到幾處書攤去詢問，大家都爲他打抱不平，決心支持他，把他的書擺到最顯眼的地方。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慢慢地沿着回家的路途走。椰林是一片璀璨，誰能抑制太陽的餘暉呢？下山的太陽明天仍會爬起來，太陽是永恆的。

半個月後的某一天，他收到一封奇怪的信，有一間名叫川流的電影公司的老板要召見他。

他按照地址，找到川流公司，說明來意之後，他被請進一間私人的辦公室。

坐在旋轉上的是一個抽着煙斗的高高瘦瘦的中年人，他滿臉笑容，態度大方，殷勤地招

待他坐下。

「唔，」他噴了一口烟，打量了他一番，「沒想到你這麼年輕。幸福藏在手里是你的第一部小說？」

「是的。」

「我已看過了，第一部小說能寫得這麼好，」他點點頭又抽了一口烟，「實在難得。」
「我向你自我介紹一下。」他微笑着把桌上的一張印着川流公司董事主席方奕東的名片遞給潘穎濂，「我想請你替我們公司寫一部小說。」

潘穎濂睜大眼睛，感到非常新奇。

「這是一個劇本，是這樣的，」他用烟斗在桌上擊了幾下，「爲了加強這部片子的宣傳作用，我想請你根據這個劇本寫成一部小說。我們打算印三萬本，銷到東南亞和港、台去。如果我們合作的話，賣書賺到的錢我們可以對分。」他又說，「或者這樣，你的條件怎樣？可以說出來，我們公司只在乎賺影片的錢，要是你肯寫的話，要多少千，你不妨開個價，我們可以商量商量。」

潘穎濂感到一陣眩惑，口吃地問，「方先生，你有興趣把我的幸福藏在手里拍成電影嗎？」

「這個問題嘛，可以考慮，」方奕東又噴了一口烟，「如果香港製片公司接受的話，你可把版權賣給他們，說不定可賣二十千的港幣，這事我會替你進行的。」

潘穎濂的心臟從胸腔里跳出來，方奕東又加緊一句問道：

「把劇本改寫成小說，怎樣？」他沉吟了一下，「因為劇本的故事是我們的，所以不能算是你著，你只是編。」

「編小說？」他有點迷惑，這是什麼名堂？

不是他自己發揭的題材，不是他的風格，不是他的思想，他能嗎？他要接受嗎？他徬徨極了，他想了一會兒問道：

「我能把這劇本先帶回去看嗎？」

「行，你什麼時候給我答覆？」

「明天。」

「好，我等你的消息。」

潘穎濂挾了劇本，戰戰兢兢地走着，他的雙腳有點飄飄然，像在雲端浮盪，他竭力壓制紊亂的情緒，繼續走着，走着，走上近打河畔，找到一棵樹蔭下的椅子，他坐下來翻開劇本，驀地他的心卜卜的跳個不停，劇本的題目用鑲着金邊的大大個的紅字印着：『慾海奇女子』

他顫抖着手，一頁一頁的翻着，有畸型的戀愛，凶狠的打鬥，吧女，妓女的床上戲……他一面看着，一面揩着額上的汗，他應該接受嗎？要是用他一根筆，把這一連串的情節寫成小說，這將會是部怎樣的書？當然他相信這類書必定會暢銷，但這是一個正統文藝工作者所應做的事嗎？這部書印成後將會荼毒多少純潔青年的心靈？可是錢！錢！錢！錢多麼誘惑人，如果接受的話，他的那部「幸福藏在手里」可能被拍成電影，他的名字從此就跟着影片响遍了東南亞、香港、台灣……：想到這兒，他有點飄飄然，那些奚落過他，嘲弄過他，射毒箭刺傷他的人將會對他怎樣看待？他能失去這個機會嗎？

他茫茫然抬起頭望望天上的雲，那雲的形象有點像他死去多年的父親。啊，父親，他一顫，他彷彿聽見雲中飄來一個聲音：「金錢是身外物，名利有時是浮華的陷阱，一個嚴謹的文藝工作者應循正規的道路邁進，寫自己願意的，熟稔的和屬於自己風格的健康作品，你剛起步，要向荆棘的小徑步行，別跑平坦的捷徑，文藝工作是社會的教育工作，你懂嗎？」

我懂了，懂了，他大力地搖晃着頭，霍地從椅子站起來，挾了劇本奔跑下河堤，截了一輛的士，他吩咐司機載他到川流公司去。

他喘着氣，衝進了辦公室，正在處理文件的方奕東被他魯莽的行動驚駭住了。他連忙把

筆放下，堆滿笑容地問，「怎樣？你答應了？」

「謝謝你的提拔，我想我的寫作經驗還不夠，所以我很抱歉不能把這劇本編成小說。」

潘穎濂囁囁地說着，把劇本遞還給方奕東。

方奕東有點愕然。

他溜了出來，他彷彿聽見有個聲音在嘲笑他：

「你這傻小子，傻小子，白白失去一個發財和成名的機會。」

是的，他是傻小子，傻小子，他獨自笑了一陣，輕輕地旋轉着身體，愉快地走着，跑着，他凝望天上的白雲，白雲被陽光鑲滿了金邊，璀璨奪目。

這一幢房子的門窗上的漆已經剝落了。往日鮮艷的粉牆也爬滿了青苔，花園里雜草叢生，有幾棵枯樹東歪西斜的倒在地上，遍地枯枝殘葉。

屋內桌椅凌亂，滿桌是包裹食物餘留下來的香蕉葉，飯屑，骨頭，舊報紙，原子袋撒滿在地上，空氣里發出一陣惡臭的霉味。

劉小燕一個人楞楞地坐在窗前，凝神地望着窗外，滿園是一片蕭瑟，只有那株白蘭樹仍然孤傲地屹立着。一樹雪白芬芳的蘭花，燦爛地開着，那清幽的花香，觸起她對往事的回味。昔日的單戀，過去的跋扈囂張，奶奶的逝世，若蘭，彩姐的離去，丈夫的變心都不足引起她的內疚和痛苦。只有若燕捲走她所有的首飾與一個游手好閒的流氓私奔的事件，像一條毒蛇似地噬食她。啊！若燕，她輕輕地喊了一聲，臉上沾滿淚痕，只要你回來，回到媽的身旁，以往的一切，媽都不追究。

劉小燕喃喃自語了一會兒，就掩着臉，嗚嗚咽咽地哭起來。

衡衡拐着腳，跑到她的身旁，輕輕地撫着她的肩膀喊道：「媽。」

劉小燕仍然在抽咽着。

「媽，爸回來了。」衝衝顫抖着聲音說。

「喂！」劉小燕滿臉眼淚鼻涕，怒睜着眼，霍的一聲站起來，「他還會回來？這殺千刀，該下十八層地獄的死佬，他回來幹什麼？」劉小燕移動着痴肥的身體走到門邊，果然她看見李俊鴻帶了一個人比手比腳地走進來了。

「就是這間，有永久呀嘸的，連傢俬在內一共賣六十千。」李俊鴻似乎沒有發覺劉小燕的存在，帶了那個人到處觀看。

「這屋子已經很舊了，六十千太貴啦，」那人說。

「你想幹什麼？」劉小燕的雙眼佈滿血絲，像一頭發顫的犀牛，衝到李俊鴻的身邊吼道

「沒你的事，」他一手推開她，「我賣我老祖宗的屋子。」

「哦？還是屬於你老祖宗的屋子？呸！」她啐了一口，「虧你說得出？」她大力地拍着桌子，「你賭昏了頭，我當初嫁過來的時候，你們李家滿身債務，是我用我老祖宗的錢贖回來的，屋契的名字還是我的，我不准賣。」

「哎呀，你又不會料理家務，三個人何必住這麼大的一幢屋子？賣了這老屋，我另外租

一間小一點的給你們住。」李俊鴻果真賭昏了頭，這時他才發覺屋契還在劉小燕的手中，不得不低聲下氣地對她說。

「三個人？哼！你一天到晚只會賭錢，玩女人，你知道嗎？若燕昨天偷了我全部的首飾和一個流氓私奔了！」她逼前去戳着他的臉，「你還算人？從來就沒負起做父親的責任。」

「什麼？」他跳起來，「全部首飾都被若燕捲走？我最近生意失敗，正打算回來向你拿些首飾典押去周轉，你是女人，你怎教育兒女？我手緊，這屋子非賣不可。」

「好，」李俊鴻轉過身去對那人說，「就五十千賣給你，我要現錢的。」

「你們商量好才打電話給我吧。」那人見情勢不對遞了一張名片給李俊鴻之後就走出門外去了。

「把屋契拿給我，我決定賣這屋子。」李俊鴻吼道。

「你休想。」劉小燕也吼道。

「你給不給？」李俊鴻一把揪住她的頭髮，伸出右手狠狠地在她橫紋肥肉的臉重重地擱了幾下。

「不給！不給！不給！」劉小燕像瘋了似的喊着，「你這魔鬼，你竟敢打我，我和你拚了。劉小燕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喊着，哭着，她用力一掙，摔脫了李俊鴻的手喊道：「你這

殺千刀，沒良心的死佬，你去死，以後別回來，這不是你的屋子，你滾！」

「什麼？你敢叫我滾？你憑什麼？這明明是我父親遺留下來給我的屋子。」他面目猙獰，像野獸似地撲過去，說時遲，那時快，劉小燕急忙拿起她身旁桌上的一隻花瓶，狠狠地向李俊鴻的頭上擲過去，只聽得「哎呀」一聲慘叫，李俊鴻倒在地上，頭上開了花，鮮血四濺。

劉小燕臉色灰白，冷汗淋漓，她蠕動着慢慢地跑過去，俯下身用手貼在李俊鴻的鼻前，她發現他已經沒有了呼吸，她驚惶地喊道：

「我殺了人，殺了人，這該怎辦？」

她跑過去抱住衡衡，衡衡被嚇得躲在她的懷里哭泣着。

慘案的發生驚動了鄰居，有人報了案，其中一家的傭人與彩姐是要好的朋友，那傭人撥電話告訴彩姐，彩姐嚇得連忙跑回家去告訴李若蘭。幸虧是星期日，李若蘭沒有出外工作，當她聽到這不幸的消息後，急忙去找潘穎濂。

他們三個人匆匆地趕到李家，屋內屋外擠滿了許多人，他們好不容易排開了人群才擠到屋里去。

屍首已被抬走，地上淌着一大灘血漬，劉小燕的手被鎖上手銬，一個女警員押着她，正

要把她帶走。衡衡拉着她的手哭着，喊着。

「衡衡。」李若蘭跑過去把他摟進懷里。

「蘭姐。」衡衡哇得一聲抱着李若蘭大哭起來。

「嬌嬌，」李若蘭難過地趨前去，撫着劉小燕的肩膀，「你放心，我會照顧衡衡的。」

「若蘭，」劉小燕哽咽着，第一次充滿情感地喊了一聲，「你不恨我？」

「不。」她淚眼模糊，搖搖頭。

「衡衡是個破子，過去我沒有好好的教育他，疼他，」她把身上的一串鎖匙拿出來交給李若蘭，「屋契就放在我的衣櫃里，賣掉這屋子就夠維持你和衡衡以後的生活了。」

「不，嬌嬌，我已經有工作了，這是誤殺，我會把屋契拿去典押，想辦法找律師和你辯護。」

「若蘭，」劉小燕把肥胖的身體伏在李若蘭的肩上哭起來。李若蘭幾乎支持不住，她用力扶住她，「嬌嬌，別難過，我會盡早替你想辦法洗脫罪名的。」

劉小燕被押走了，她頻頻回過頭望着李若蘭，李若蘭這可憐的女孩子，過去她折磨她，鞭打她，刁難她，怎麼她心里竟沾不上一絲恨意呢？她慚愧，難過，低着頭默默地走了。

「契媽，我們帶衡衡回家吧，他已被嚇得快支持不住了。」

「若蘭，」彩姐滿眶熱淚，「你真是我的好女兒。」

「小蘭花，我們走吧。」潘穎濂感動地輕摟着李若蘭，李若蘭扶着銜銜，關好大門，走出李家，慢慢地走着，走着，走上近打河畔……

「契媽。」潘穎濂喊了「聲。」

「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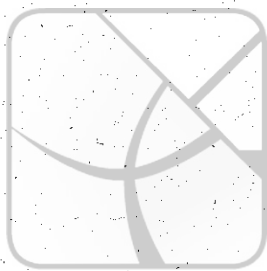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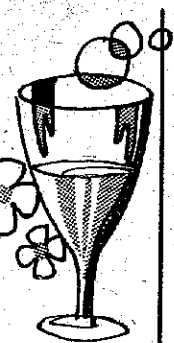
「我打算，」他囁囁着，「生活安定些就和李若蘭結婚，你贊成嗎？」

「嘎？」彩姐驚喜地端詳着潘穎濂，臉上即刻綻開了笑容，「那太好了，太好了。銜銜，我們先回去。」她回過頭對李若蘭慈祥地笑笑，「你們慢慢地談談。」

「契媽，你……。」李若蘭嬌羞地低下頭。

「小蘭花，」潘穎濂低喚着，輕輕地把她擁進懷里，「一株小小的蘭花下個月將在星檳報開始連載了。」

李若蘭抬起頭欣喜若狂的望住他，夕陽照進了近打河，河面上放射出粼粼的金光，河水慢慢地流着，流着，流去了痛苦的記憶，哀愁，悲憤，失意，仇恨，但緩緩的河水却永遠流不去人間的新希望。



作者已出版之書：

(一)聖誕花開（中篇小說）

(二)好女孩（初中、小學課外輔助讀物）

將出版之書：

火中蓮（短篇小說集）

特 價 優 待

優待本書讀者，直接向本社郵購，可獲特價。

聖 誕 花 開

中篇小說

定價二元二角

特價一元八角

好 女 孩

兒童讀物

定價八角

特價六角

本社郵購部 · PENERBITAN TZE HSI

27-9, Jalan Loke Yew, Kuala Lumpur, 06-05

(請用郵票折合現金)